新大陸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1993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十九期

名譽編委:
遠　方
林建中
何啓良
張湘業
李雄風
榮惠倫
陳　寬
楊振民
馬炳威
陳國賢
陳澄海
葉載福
沈季夫
鄧鉅源
黃紀原
林德功
劉耀中

編　委:
千　瀑
黎啓鏗
譚達文

顧　問:
紀　弦
非　馬
秦　松
秀　陶

主　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　錄

目錄　封面裡
1990-1993新大陸作者名册表　1
新大陸三周年紀念賀文賀信集錦　2-5
查　耿的詩　想起打更的人　6
潘建立的詩　過河　6
孟　夢的詩　大俠　7
南　嶺的詩　輓辭　7
陳　潔的詩　體驗孤獨　8
高劍猛的詩　好久沒有出去　8
高成鵬的詩　一個星期日下午　9
雁　翼作品　美利堅的十四行詩　10
銀　髮的詩　寄生蘭　10
陳韶華的詩　秋日紫蕭十四行　11
郭　龍作品　殘月／哺　11
秀　陶作品　草葉／電視　12
徐　江作品　我沒有乾淨的手
我的詩如何……　13
宋曉賢的詩　冬　13
孫成文的詩　冰美人　13
謝振煜的詩　我在想　14
張國治的詩　血之序　14
顏　峻的詩　離開　14
冬　夢作品　鳥叫／上班／辦公室外望
中秋夜／月餅／蚊子　15
虹　影作品　顎／你如何變成魚的／醫院
雪崩　16
江後起的詩　果園的主人　16
柳易冰的詩　昨夜我單獨對你說　17
梁權萬的詩　好雨與惡雨　17
非　馬作品　波士尼亞的葬禮／秋葉／相片
小黃鶯　18
丁　子的詩　行人　19
熊　鷹作品　先前的歌手
花在火焰的靜處抽搐著誰　19
李　斐的詩　礦泉水　20
岳　宗的詩　Grunge　20
林德功的詩　懷念二姐　20
老　南的詩　寄北京友人　21
宋德麗的詩　爲你開一樹燦爛的花瓣　21
恆　行作品　夢土／產房／送殯及其他　22
伊　沙作品　半夜雞叫／鄉村搖滾／厄運難逃
牧師舅舅　23
陳方圓的詩　回到從前　24
夜　林的詩　大路朝天　25
秋　原的詩　戰時海濱小鎮　25
侯　蘭作品　非常事件／在殿堂上　26
邱小明作品　結束／這風　26
嚴　力作品　習慣／撫摸／火／逃的疑慮　27
劉　鬧的詩　與月亮的對話　28
橙　星的詩　語言的高度　28
秦　松作品　火焚之前／天空美學　29
劍　鳴作品　夢的膽本／寂寞的重量
雞尾酒　30
陳本銘作品　靜午／龍的商籟體　31
斯　冰的詩　終於覺悟　31
劉荒田作品　城市節氣（二首）　32
陳銘華詩抄　三藩市隨筆／失蹤美軍
軌跡／舊照　33
達　文的詩　沉重的燈光　34
大　康的詩　鳥　34
吳迪安的詩　犧牲　35
林忠成的詩　鷹魂　35
陳齊家的詩　煤　35
美國大學華文詩人作品選輯：
方舟子、王泯、桑青、劉保華4家　36-39
心　水作品　掌聲／詩星殞落　40
婉　冰的詩　老人院　40
梁　子的詩　無題　40
遠　方作品　夜行車／時間　41
馬　蘭作品　日／在風中　41
李國七的詩　酒吧　42
陳　龍的詩　一陣迎面的風　42
東方浩的詩　冬日黃昏　42
涂　擁的詩　流淚的水牛　43
葉　暉的詩　嘗試　43
侯　榮的詩　觸摸冰塊　43
珍妮特・弗瑞姆詩四首◎康夫譯　44
我喜愛的英美詩◎非馬譯　45
試論美國華文新詩◎翁光宇　46-50
裸露於海面的一塊新大陸◎莫宏偉　50-51
遠方送來的喜悅◎心水　51-52
寫在《新大陸》三周年紀念◎羅瑩　53-54
我和我那閒耀眼的小白屋◎柳易冰　54
血樹的意象及其悲愴意識◎吳岸　55
《血樹》後記◎冰谷　56
詩人要做時代的縴夫◎雲鵬　56-57
狄奧多爾・雷斯凱◎劉耀中　58-59
通訊　59-60
編後隨筆　封底裡

1990-1993

新大陸作者名册表

崖可強　紅玲潔　田谷東　江華龍　賢文峻　子麗林　蘭開耿　立嶺猛
麥姚李張陳彭佈張徐陳郭宋孫顏丁宋夜侯劉查潘南高　益智瑞成德　建割
　　一　　衛　韶曉　　　　　　
　　　　　　　　　　　　　　

康浩鵬上章翔窗城和廣龍華新遜紅戈暉冰義鍔城融耕楓冬剛汀擁喃辰剛夫格謙鋼睿起星薇雲華仁成雲島
大東雲海吳阿北石左梁陳馮王宋陳藍葉寒汪吳吳文礎緒曾田丁涂呢陳牛康格孫施楊江橙賈莫熊戈林梁荒
　方　　思　　　春宇　新兆小　祖道　惠　　筱　　　　後　少國忠　
　鵬　　　　　　　　　　　　　　　　　　　　　　　　　　　

平卿宗陸山男敏安建丁冰景然翼二雲身沉宏榮梅華禮沙楓帆光榕明杰瑋懷克子子宇程鷹暉鏞言珍燕進
楊楚岳中國古醉張吳朱穆柳李黃雁朱李申肖謝侯逸張姚伊楊石楊榕邱朱樓莫邵楊梁夏吳驍熊王勞余林朱呂
　　　大寒　　　　　　　　　　上春　小文建宏德　　　　　　　　　
　　　　　　　　　　　　　　　　　　　　　　　　　　　　　　　

耕海飄威人虹靈良明孝羚煜了子林靈凡煌英默然志泉藍權馨宇凌亞七谷龍華　中　江夢文功玲若良
問華漢世永明振賓曲雁培　斐仲公　西國文強　至海德運
余鄭葉施斯艾林伍林陳石謝菲律月白卓張平王蒲陳張文林小和謝心白馬來李冰陳陳泰國漢港凌冬藍林台灣尹蘭田
　　　　　　　　　　　　　　　　　　　　　　　　　　　　　　　

松光鋒夢萬斐風治南子泯青華蘭　儉泉瀛彬玲　舟水幻瑩立康狄冰　揮　楓　影　髮夢成倫山斯人乎達
小正　　　　　大正應國　　舟保　　　　　浪揚葆　　　　　志惠　　　　思
王周李孟梁李果張老方王桑劉馬加拿徐黃瑩黃周澳洲方心雲羅陳趙蘆婉麥郭國春國虹南銀秋李榮深藍故方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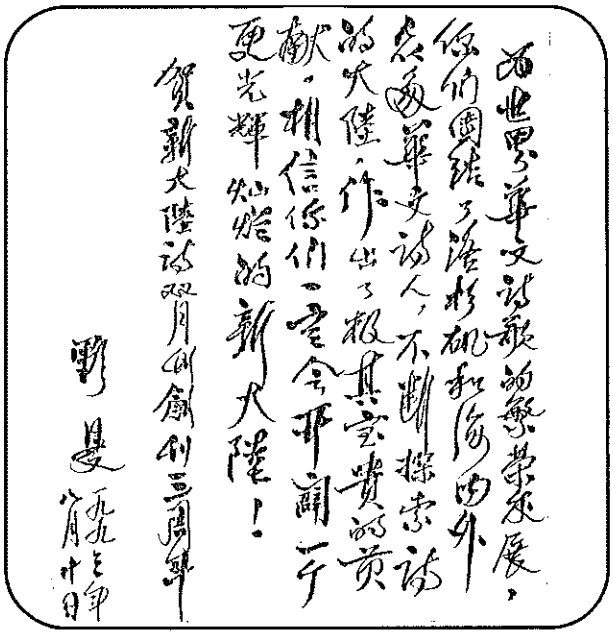
瀑銘華松方哲鳴圖兮詩文鏗流行軍冰野河中河靈馬璋文人塵弦原亞中凝國風明田慶蘊力亮鷹家陶時鵬
千陳陳秦遠陳區陳藍夢藍黎丹恆異斯荷長劉藥葉非華達杜李紀秋曉建劍洪凡丘劉吳朱嚴亮宗陳秀張高
　　　　　　　　　　　　　　　　　　　　　　　　　　　　　　　
　本銘　　　　　　　　　　　　　　　　　　　　　　　　　　　
美國　大劍方　采啓　　　　風輔宜荒學　　齊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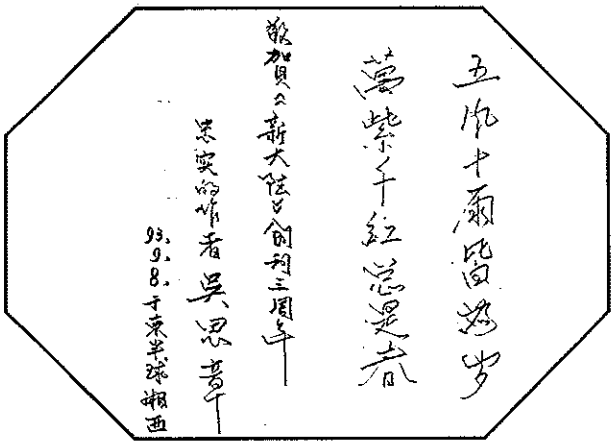
§排名以作品發表先後爲次序§

《新大陸》三周年紀念賀文賀信集錦

……接到《新大陸》，總是設法推開雜務閱讀的，那欣喜不僅僅在詩本身，更在於《新大陸》所代表的一種精神。我在英國劍橋一次會議上講過：“中華民族心理和心靈最基本的要素是詩。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把詩作爲〝經〞來敬仰來承繼的，三千多年來〝詩教〞成爲中國人必須接受的課程。”因此，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必有詩，而《新大陸》便是最集中的表現，所以我喜我賀！至於我所讀過的這十三期詩刊，一個最明顯的實際是在語言上的逐漸成熟。我歷來是不計較什麼主義的，詩，漢語詩，最基本的要素是漢文字建築成的藝術品，我敬佩非馬的也是在這裡。剛從澳洲歸，先寫到這裡，作爲《新大陸》三歲祝賀！

瘂弦 九三年八月廿日





都來膜拜繆斯

《新大陸》的光芒

三年前當我收閱《新大陸》這本薄薄的詩刊時，心裡喜憂參半。喜的是越華詩人們終於有了自己的園地，透過詩刊可以和散居全球的舊雨新知連絡，共同爲繆斯獻身。也能藉此把海外越華詩人的作品呈現給各國的讀者們。

憂的是擔心在這金錢掛帥的社會上，詩讀者根本不多，詩刊用什麼辦法去長久維持，而這本純詩的雜誌卻不見任何廣告，辦刊物的經費如何著落呢？也怕稿源不夠，因此，我除了趕快把詩投寄外，還向方浪舟、陳揚立和雲幻推介。

彷彿是奇蹟，新大陸竟按時收到，去年更發行叢書，爲詩人們結集出書，邁出這一大步後，我那份憂慮已一掃而空。代之而來的是每期展閱時有份濃濃地喜悅，漸漸從內容裡發現新大陸詩刊再不是一本只囿於越華詩人圈子的同仁刊物。作者陣容已擴大到中國及世界各地，和世界華文詩人的交流已經實現。

十五期起封面改革，醒目美觀，字體縮小，容納作品量大增；創刊首期印出版面只有二十二頁，如今增至三十六頁，十六期收錄了五十多位詩人的作品，包括名詩人非馬、秦松等的新作。這本詩刊終於在世界華文詩壇屹立不倒，並且佔了一席應有的地位。

悠悠歲月流逝，三年來我不但是《新大陸》的作者，也是忠誠的讀者，詩刊內的每一首詩每一篇文字（包括我自己的東西）必定細細欣賞，從頭到尾都讀過。學習各家的長處，通過詩刊和全球詩人們神交，這種樂趣唯有相同經驗者始能理解。

《新大陸》編輯方針正確，沒有局限於任何流派、主義或形式，讓百家共鳴，把好詩呈現給讀者。爲繆斯默默努力，回報的掌聲必然會在詩史上留下鴻爪。

茲值《新大陸》詩刊創刊三周年紀念，僅把我對這本詩刊的感受塗下，作爲一份來自南太極遙遠的衷誠祝福。希望《新大陸》歲歲年年的發行，從雙月而轉成月刊，把詩的至美至純至情傳播，五湖四海的詩人都被引來膜拜繆斯，《新大陸》的光芒絕不止於新大陸而跨向世界。

15水 一九九三年於墨爾本

紀念貴刊創刊三周年，祝愿《新大陸》健康長壽，爲繼續推展華文詩運做出更大的貢獻！

沈揚立 楊喜孝 九九三年九月三日

《新大陸》三周年紀念賀文賀信集錦

……貴刊越來越充實，尤其與世界各地詩友、越南詩友都加強了緊密的連繫，對華文新詩的發展，功不可沒……

……在英語世界，用中文寫作的詩人能藉詩刊溝通，意義特別重大……

……貴刊辦得很活躍，很有特色，我特別喜歡……

……貴刊推出《新大陸叢書》，實爲一大盛舉！以前所謂“海外華文文學”，主要研究台港，對其它國家和地區則不夠重視。今後這種局面將會慢慢扭轉過來。

熊國華

……貴刊越來越成爲了海外漢詩不可缺少的重要窗口……

……《新大陸》能夠在新大陸陸續開拓新世界，本來就揉合著當年美國開國精神，以及中國海外文化傳統延續的主旨……

…在商業社會中，純文學是一種孤寂的聲音，而詩又是孤寂中的孤寂，並且這裡是美國，是英語的世界，辦一個華文詩刊確實非常艱辛…

《新大陸》室內樂四章之3　第一次接到《新大陸》詩刊，自然想到哥倫布——歷史與詩，一對歡喜冤家，耐尋記開心，儂喫記豆腐，但交關要好。（耐：你；儂：我；喫豆腐：輕薄、開玩笑；交關：很，均蘇州話）。

《新大陸》三個方塊隸書，從漢碑上拓下。一塊豎在新大陸的漢碑。歷史，大寫的“另一個”（The Other）歷史，正寫在新大陸上。

寫詩，在《新大陸》，好在沒人逼你爲哥倫布歌功頌德，也不必擔心鄧大人喜歡不喜歡。不過，我倒希望哥倫布能懂我寫的詩；如果他不喜歡，教小孩不必朝他擲爛蕃茄，如丟失了詩意，損失太大。

《新大陸》上可以做做“現代”或“後現代”的仲夏夜或桃花源之夢，是可以奢侈地玩玩漢字、嘴五舌六瞎三話四雜話不捨（上海話“十惡不赦”的諧音）地說說自以爲像詩的瘋話廢話傻話文雅話痞子話祇是志在邀一二同人會心點頭足矣的夢土，但又不是。

追溯歷史，不必迷信歷史。我從新大陸望洋興嘆，多久了，黃土黃河壓住詩的沉重的翅膀，詩的輝煌成爲歷史，郤充斥“輝煌”的詩，細看覆蓋著渾濁污染的黃土。這，如今亦在走向歷史。

漢字在大陸，在她的母懷裡，脖子被掐了四十多年，元氣殆盡。

我寄望於《新大陸》，漢字負載自由的想象，以海負天涵的多源襟懷，在太平洋、大西洋的夾浪尖滑翔，雖然，它是個試驗場，但誰想聲稱終極的完美？

“物競天擇，適者自存。”重複百年前的老話，不是爲“救亡”。詩無須救亡，救亡救不了詩。也不想重複“進化論”，一旦有“進化”或“進步”的統一標準，詩就要叫救命。

一種語言是否有想象和創造的自由，端的看其詩。

詩若欲倦欲死，端的看其語言是否具競爭的活力。詩人若有任何責任，僅對語言的活力而言。詩人被喻爲“雲中的王者”，因她／他能使用語言的資源，不受時空限制。

祝福《新大陸》上的“王者”們，在莽林、荒原、荊棘中，開創活水。

我關心詩的死活，一如關心我自身，尤其是下身。

今夜，我突然對歷史特別失望。歷史成爲一條狗，我懨倦它的忠實。我把它牽到後門，唱一支催眠曲讓它睡了，然後，關掉屋裡的燈，走進月光。

陳建華　1993/9/21於洛杉磯

三年有成

古人說："秀才做反，三年不成。"這意思就是說：一介書生，成不了大事業；縱令花了很長久的時間，也還是徒勞的。

但是今天，這話就不對了。文人從事科技研究以及各種企業的，往往不出三年即大有可觀。而詩人創辦詩刊，雖說是只賠不賺，但只要內容充實，水準夠高，並能按期出版，發行普遍，也可以說是三年有成了。例如我友陳銘華、陳本銘所主編的《新大陸》詩雙月刊，這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二位，不但憑其作品，足以當優秀的詩人之稱而無愧，而且利用業餘時間，全心全力奉獻於詩，這種精神，更是令人欽佩。

值此《新大陸》三週年紀念之前夕，讓我們大家一同舉起酒杯子來，爲三歲的詩刊祝福，並三呼詩萬歲吧！

紀弦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於美西堂半島居

賀新大陸詩誌三週年

一群來自新大陸外的新大陸的朋友，辦起了詩的新大陸，三年了，雙月一刊，從不脫期，按期出版，眞是了不起。爲詩、爲詩刊、爲詩人，都值得祝賀與祝福。

詩是寂寞的，生命也是寂寞的，詩的生命的火種，永不熄滅。除非是入無人之地，才無詩。即使進入冰河期，有人還是有詩的火焰，正如血有生命，必然要呼吸。

詩是寂寞的，生命也是寂寞的，以生命的寂寞進入詩的寂寞，因而生命與詩，都再不寂寞。甚至，有詩，人間也不再寂寞。

新大陸在新大陸上，新大陸在新大陸外，三年來，我們看到她的詩的火焰更亮更熱！因而三年，三十年，三百年，甚至，三千年，又有何不可？

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詩的生命是無限的。詩是生命的延續，也是生命的力量。不知以爲然否？以此爲賀。

蓉松 九三年八月下在紐約

祝《新大陸》詩刊三週年

今年二月間老朋友紀弦介紹給我這本由幾位年輕詩人創辦的詩刊，後來承主編陳銘華贈第一卷合訂本及當時近出的各期，拜讀之餘，不勝感佩。這樣一本水準甚高，量質皆佳的詩刊眞難教人相信是由幾位詩人自己利用業餘的時間，由集稿，編排，打字，印刷，裝釘到發行等一貫作業都不曾假手於人而純是Desk Top的出品。三年以來，兩月一本從未脫期，尤其難能可貴。

初讀的印象便彷彿是台灣五０年代詩壇的縮影。那時台灣的新詩人猶未能忘記自大陸流亡台灣的慘事，詩作多是懷鄉，戀舊以及親友流離的傷痛。《新大陸》之詩作者亦多來自淪亡的越南，詩作品自多是對故鄉越南的懷念以及流亡時的經歷等等。情感眞摯而豐厚深刻。近期由於越南逐漸開放，詩人返鄉漸衆，乃多了一些正如同台灣前幾年一樣的返鄉一償心願的作品。

本人自大陸旅台十六年深受懷鄉之煎熬，後又旅居越南十年，所以讀《新大陸》諸詩友作品乃有切身之感。諸詩人所提到的越南地名街名以及時而出現詩中的一二越文皆能瞭然，所以更是倍感親切。

然而詩"…並非如人所想象僅止於情感…"（里爾克・馬爾他）手記。詩還應有其他更多的東西。詩人更重要的是能超越，時時超越，超越一時的傷痛，放眼更遼闊的世界。超越一切的固守，超越昨日的自己。很高興讀到《新大陸》諸詩友正這樣自覺的努力。

尤其技巧方面，近期便有陳銘華的《煙花》，是一種新的嘗試。上一期劍鳴的《華盛頓越戰紀念碑》亦是一首非常成功的傑作，那樣平底的排列從前在別人的作品中也見過，但沒有什麼意義，但這首詩這樣排便不同了，這首詩這樣排便有與紀念碑象形的意義，這樣形式便有了靈魂。尤其是"豎立的奈何橋"一句眞是可圈可點的絕響。

近幾期來自國內的詩作漸多。中國大，人材多，詩作水準不齊，讀到好的作品眞是教人興奮的事。讀十八期內肖沉的《絕望》便有這樣的感覺。

三年有成，在諸詩友這樣孜孜的耕耘之下，更高的成就，更好的詩作的出現正是指日可待的吧！

詩的新大陸

新大陸詩刊要慶祝三週年紀念，銘華多次來信邀稿。忝爲顧問之一，看樣子不寫幾句祝賀的話似乎說不過去。雖然我的確怕寫應景文章。

新大陸這三年來的進步與影響是有目共睹的。這可由它日漸擴大的作者群看得出來。幾乎每一期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美國各州、加拿大、歐洲、中國大陸、台灣、東南亞等等——的新面孔出現，給美國華文詩壇帶來了新活力新氣息。詩的生命力強韌，那裡有泥土，它就從那裡冒出頭來。我一點都不悲觀。

新大陸以詩創作爲主，翻譯及評論都比較弱。我想在這方面可以加強。翻譯作品是養料，評論則是可攀緣而上的棚架。對詩的繁榮，都是不可或缺的。

1993/9/8於芝加哥

十九自述

《新大陸》不知不覺出版了十九期，以每期爲一歲計，正好是年輕有爲的時候，但不免也是少不更事之期。作爲一個編者，我是與這份詩刊同時成長的！作爲一個詩人，則要感激這份詩刊對自己的執著，提供了最佳的動力！

記得一位詩人曾說過：全日爲寫詩而寫詩，未必能寫出好詩來。我常常用這句話來勉勵自己，雖然業餘寫詩、編詩刊，卻必盡全力去做。至於好不好，就只能讓讀者來決定。

11-23-93

龍的庭園

賀新大陸三週年

藍眼視線
不是神話
創造個童話
童話園地
響亮跫音
貫徹雲霄
雲內雲外
抓一片雲
近在花旗
一把雲外
來自江湖
來自四海
龍的傳人
就是你們
你們的心
一腔情懷
你們的筆
藝術之花
綠化這塊園
朝朝暮暮
暮暮朝朝
一聲喚呼
兩聲歌頌
三聲喝采
龍的庭園
已整三週年

1993/11
三藩市

讓我們好好地活著，是天才詩人夭亡的重要意義。讓我們記著這些名字：駱一禾、海子、戈麥、特拉克爾、普拉斯、葉賽寧、迪立・托馬斯，以及剛剛棄世的顧城，以及瘋了的鄧洛生、龐德、荷爾德等……在《新大陸》創刊三週年的時刻，我們不能漠視這些令人悲痛的事實而把詩當作附庸風雅的逍遙玩藝。所幸的是《新大陸》三年來在新詩領域觸及了人類沉重的靈魂，這是它存在的最根本的意義。爲這種意義的存在感謝所有的支持者，並且感謝上天。

蓬文 1993/10/10

新大陸隨想

當日替一份初生的詩刊命名，大家確實花了點心思，想了好幾個代號，結果終於敲定新大陸。除了貼切環境，主要是取哥倫布冒險精神及揣測其發現新陸的驚奇感覺，如果當時逕稱哥倫布號也無不可。

現在愈深入愈覺這片大陸蒼鬱美麗，每個詩人都是一株樹構成層次深邃意態無窮的森林。你只要想想，這感受是怎樣豐盈愉悅，就不必在意三年來的工夫了。那工夫其實是生活中諸多環節內的一小節而已，根本像思想，吃飯那樣平凡，每天你都自然去做，之後就會忘去，雖然一切依舊如常進行。

我對新大陸有份殷切寄望：一份刊物能夠時常刊登名家作品當然非常光采，但名家者已擁有其特色風格，可供觀賞及視爲範本，無須我們去關注，我們實應費心在怎樣創造更大的氣候環境讓更多新的詩家展現和因此成長。這纔是這份詩刊的遠矚目標。

九三年十一月廿三日加州

查秋的詩

想起打更的人

那些夢巷深深的夜晚
夜色加深　更夫出門

漫漫的夜　一截黑一截黑的
打更的人身披黑衣
打更的人　像和催命鬼走在一起

黑夜不緊不慢
打更的人不慢不緊
一截黑一截黑的
那時我咬文嚼字心向黎明

爲什麼　爲什麼我現在想起
打更的人
爲什麼我現在想起
模糊的打更人　像一截黑
黎明未到就去向不明

九三年寄自安徽望江

潘建立的詩

過　河

嬉戲的太陽和藍天
同一聲聲啾啾的鳴叫
不住氣的嘩啦嘩啦
嘩啦著倒影扭曲了的嬉戲
凝神閉氣的穩著
一塊塊搖晃的平衡
左搖一步右晃一步
一步右晃一步左搖著
呵，總算搖晃過來了
搖晃不過來的謎是——
自古踏石都搖晃
爲何非搖不穩當

九三年寄自山西定襄

李奇的詩

神

遙遠的孩子在春天裡呼喚
潔淨的夕陽像紅花西落
我的心也失去了主宰

神　我的心愿
你的一碗水是我的深淵
古老的海水襲過心臟
千年的少女提起花籃
我在樹下思想：
繁華的大地，你是怎樣的災難才要顯現？

清風吹開幽暗的屋宇
大海的樹葉一落千年
你走後寂寞的田園
是我打水的竹籃
日月晴朗的日子　我回到萬物饑饉的土地
你是哪一只羊又缺失在我的羊群
當我仰望秋天虛幻的果實　伸出雙手
正要使它存在
你永不說出的預言　是否使一切已經改變

神　永遠的追問
一萬年的變遷
我捧起一碗江河之水　慟哭你的烏有
讓我可以存在
所有的歸去都要歸來
那些另一個世界的傳說
連同你我在人間的情愛
在或不在
如今我一生勞動　雙手只剩下虛無
只能從一碗水的傾覆奉獻出
僅有的人類痛苦
就是你全部的生命

1993/5寄自遼寧鐵嶺

孟琴的詩

大　俠

A．在陽光的草地上
　　大俠的影子
　　頭角錚錚

B．以煙描摹山水
　　以酒虛擬江河
　　耳寬肚大者
　　是大俠

C．不近女色
　　而爲女色所近的
　　是大俠

D．劫富濟貧
　　又兼得魚與熊掌的
　　是大俠

E．月黑風高夜
　　疾行如飛
　　在熙攘人群中
　　迷失而左顧右盼的
　　是大俠

F．電光雷火時不動聲色
　　山清水秀處情意纏綿的
　　是大俠

G．進則浪跡天下
　　退則安於蝸居的
　　是大俠

H．身凡心不凡
　　人常事不常者
　　是大俠

L．坐在你邊上的
　　是大俠

南鎮的詩

輓　辭

——悼里爾克

一個世紀前的一朵浮萍，
在歐羅巴海洋般
廣闊的陸地上流浪。
一個孤獨的聖徒，守護
與日飄零的時光。

來吧，詩人——
有一種孤獨在太陽下
也找不到影子，等你
把它擁抱。巴黎的
玫瑰謝了，西班牙和意大利
是不同的兩個方向

是誰關閉了那扇窗？
窗外，漲起的潮水，
又一點點退向黑暗的
洞穴，一首歌，
一段秋日，被自然的
冬天漸漸淹沒。

你只有使有語言的機會，
你詩中的種籽，拒絕
陽光而孕育死亡。
除此之外
都在沉默，沉默
——就是你的呼喊，
在四面八方都得到回響。

1993/2/9撫順天外居

陳潔的詩

陳潔：女，福建省連江縣人，1970年生。1992年畢業於上海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曾多次獲國內詩獎，作品散見於國內報刊、雜誌。現爲《人民法院報》福建記者站記者。

體驗孤獨

忘卻了我的文字。開始念叨忽視的你

越洋的電話牽著若有若無的相連。走過大街小巷，我呼喚你，素描你流淚三月的印象。

不知道屬於剛毅的柔和更令人心碎。魂歸九天的瞬間，那傾注著生命的思索，被時間攪成瘋狂的淤積，在我生的體驗中留下深深沉落的痕跡。

一個經歷過的人，才會等待屬於他的屐痕。究竟什麼能眞正淹沒、阻斷塵緣？

凝視自己。好好凝視自己。

而後，在黑暗中想象太陽，想象來自你的光芒。我整個星空的韻致浸透著活躍的生靈，充滿了令人駐足回首的神秘。

相信光與影的組合，相信白日和夜晚的交替。我放棄有限、眞實的我。萬物趨於平靜。秉性悲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不見古人乎？

不見來者乎？

以太之筆，馨風信使，我怎樣顫抖地托付你，而你倏然而逝。

只有花爲自己開放。

我依舊完好無缺，即使孤獨。

高劼猛的詩

好久沒有出去

我坐在房間的空隙
畫冊中有一直開放的鮮花
花瓶中插著剛剛形成的枯枝
暖氣永遠暖洋洋的
電扇吹出的風缺少變化
日光燈亮著電壓相當的穩
電視屏幕偶爾模糊一下
也是導演精心釀製的藝術效果
被車上有墨水塵土以及
一切能在床上弄出的痕跡
書架上的書藉凌亂不堪
櫥柜中的碗碟乾乾淨淨
冰箱準時啓動就像我
依然坐在房間的空隙

我不想暗殺房間中的蒼蠅
因爲打生下來它就沒有出去過它並不髒
蚊子咬我的時候我觀察它的刺管
至少我知道它傷害我時用的什麼
房間裡有許多空氣可我還是喘不過氣
因如許多空氣我已呼吸過我要出去
在轉動鏽蝕的門鎖時我慢慢停止
我想我畢竟是人我還得回來
這就不如重新坐下面對自己的資產
看看到底能忍到什麼時候

1993/10/11寄自北京

高成鳴的詩

一個星期日下午

上帝今天不上班
太陽就趁機發了狂
上面熔火罩籠
下面的柏油鍋底泡油滾燙
而這蒸氣呀
就要蒸我成人肉包子

逃熱　本能地老鼠竄街
驅車來這斷街處樹蔭躲藏

是誰家纖手琴上弄鍵
（就不妨認定是一雙屬於她的）
叮噹的音雨自半個Block外的樓窗灑下
纔驚覺到
悠揚飄傳於一段距離更美
宛如看靚女宜於隔著面紗

莫非這紛紛露水來自觀音大士的寶瓶普渡
頓覺泌涼甦醒了我的昏腦
而這七個小精靈的奮力按摩
立刻鬆暢了這緊繃的五尺十寸的大弓
能沉潛下水眞爽
有綠藻漂漾　黃沙見底
而鴿子色的熱帶魚
幾乎要敲打我潛艇的窗戶了

有囂雜的市聲
間或來琴音的低沉處打擾
咳！你們這些不在安息日休息的朋友
總要用一週九天的拼搏
總想攢錢買下整個地球
你們眞不必擔心明天夠吃麼
上帝不是曾堅定的應許：
「你們日用的飲食，我必今日賜給你們」
而當太陽再升起的明天
又開始了當天的今日

野花日日芬芳
由誰澆灌
野鳥日日歌唱
從不擔心折傷一隻翅膀

納勃山頂大教堂報時鐘聲又響了
誰管它是鞭五下或抽六響
今天這策馬的鞭子是握在自己手上
我連連的呵欠
打出了一條修長的貓腰　之後
伴著我呼呼地鼾聲的
是屋崙大橋下陣陣飄來的薄暮的海霧

九三年十月改定

江祖英的詩

無聲無息間

你聚精會神地看我在削一只蘋果
我心無雜念
我一心一意地只想爲你削一只蘋果
蘋果皮順著我的手向下延伸
你仍聚精會神地注視著我
（或許在注視著那只蘋果）
削好時我將蘋果給你
蘋果皮仍在我的腳下

手握水果刀
我聚精會神地看著你吃著蘋果
就在　那一　瞬間
我是無聲的乞丐

93/9/6安徽

雁翼作品

美利堅的十四行詩

題尖塔樓

首先要親近的是遠看斜斜
近觀直直的尖塔樓
舊金山最高的山峰
旗幟般宣揚
勤勞
忍耐
善良和愛
那是我的同胞
用汗用淚用血
壘築起來
永不屈辱的
自身的形像
我不想登上樓頂看風景
只願站在樓下仰望人生

1993/8/31 舊金山

自由頌

追求了一生的自由，就是
遊不出自己的方寸

這就是自由的美利堅嗎
這麼多鋼鐵、水泥、玻璃
紅綠燈
警棍
創造成的規矩
把星條旗的自由
綑綁在高速公路，和
坦克上，掙扎
困在污濁的空氣裡
發霉

自由人把自由和方寸全撕碎
逃向了原始

1993/7/19 紐約

銀鈸的詩

寄生蘭

森林中未被定名的
不是深谷中的蝴蝶蘭
我附在一株喬木的
枝椏上
暗自悲傷

欲開燦爛的花
放濃濃的香
在這連綿的
雨季
我只能把綠葉伸出
無奈

春天許是狩獵季
獵人
請把我帶出這鬱鬱的森林
我已把花
開出
把香擴散
我已經吸引了你了

你的獵物只是
獸
爲何你也把我一槍
打得粉碎
啊！你也只不過是
一隻
不會爬樹的
獸
不是明智的甄別者
不是惜花人

我的種子已經散開
我的根仍緊緊的
拼命
抓著喬木的枝椏
像樹抓著
土地

我等待著
藝人的一雙手
盆栽
我等待著定名
我等待著移植

雨季一來
我必會綠葉扶疏
必有一天
就算是雨季
我也可以堂而皇之的
開出花來

越南一九九0年

後記：越南中部熱帶林中盛產野蘭，前在中部山區從義小鎮執教，，常值寒假帶領學生往山中採蘭；見不少吊蘭被獵人用槍射擊，殘葉散落，彈痕猶存，間或三兩朵幸免於難的蘭花猶尚盛開……。近以養雀人家資格參加《魚鳥盆景蘭花俱樂部》見其大量培植來自外國名貴品種的蘭花供應出口，想及森林中寄生的野蘭坎坷的命運，總覺不值。越南蘭花品種何日能在世界花市中佔一席之地？這卻是藝人專家們的事了！

陳韶華的詩

陳韶華，男，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安徽分會會員，中外散文詩研究會會員，中國鄉土詩人協會會員，中國通俗小說研究會安徽分會會員，《江花》文學報執行主編。

秋日紫簫十四行

第一首

一夜西風　一夜冷香
哭泣撲打我不甘沉淪的危樓
黃花滿眼　在鳳簫的黑洞上
次第開放　愛恨難數

如今有誰　堪與荻花楓葉結交
誰還能苦覓得陽江心的秋月
任苦竹叢生　絲弦盡掩華髮

結茅曠野　這才是我的知己
揮袖生雲　舉步乘鶴
剪裁長夜爲七色錦緞
獻給經秋第一位不凋的良侶

我日漸憔悴　雙目如電
隱約有人手執西風仰首狂吟
子夜時分　摘下滿天星斗

第五首

最後的晚餐在落英中繽紛
受盡落魄和凄涼的大衛
在晚香的玉中　堪稱魔王
遲開的桂花　折射忘返的迷宮
晚秋的海棠映照我山岳的書案

歌壇上前鋒的故友哦
請賜我梵娥鈴的遺囑和《悲愴》
以及　大漠上的孤煙
孤煙上潦草的馬蹄

黃葉瀟瀟　敲打美人的蕉花
叩開化蝶的樓台聚會
九月又孽生三等份的江南

歷盡落英　鎮守四方
猛士與我臨風舉袂　再不回首

九三年寄自安徽

郭巍作品

殘　月

1

完整的一首詩
祇寫出一半
一半藏在淚水漂過的意象裡

2

祇是冷峻的半壁看這紛紜的人類星球
背臉轉向
億萬光年底宇宙！

哺　——遙寄千里外的家園

故鄉老屋的堂屋裡
我哭著繞著古石磨逃
母親在後面追，端著粗瓷碗送給我滿滿的
一匙一匙飯
我嬌著，拗著，像籬邊的幼樹
躲著雨露底沐
如今母親老，母親深深在喚我的乳名
已是我回家去

母親啊，夜夜的碧海青天中
可夢我懸在高處的淚水星光一樣亂？

九三年寄自湖南衡陽

草　葉

我是門，我是問題的側面，我是一切腐朽的見聞，以及時空，我是一切。然而最先還是讓我是神吧

門被賦予太多的支撐，正如橋子藏了一肚子的等待，腦內已種下了石榴，畢竟最自由自在而又不必關心什麼的仍然只有神

累極了便巴不得成爲植物。若干年來一直有人講去廟堂吃冷豬肉的事，以及心機的撥弄以及癲狂，其實這些都不算什麼，還是神好

每日太陽打從房子的左方升起，拖著連串的荒唐從一面牆越過另一面。我已打定主意，不成爲一株草葉誓不甘休

Dec.1992 Village Green

電　視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心經

現在它正在我客廳的一角，一隻方形無瞳仁的單眼異獸

它全身無一物突出，甚至不見頭臉。它方方正正地藏手收足，一副袖手旁觀的樣子。彷彿這個日益變壞的所謂後現代的世界如果再有什麼禍事發生的話，全然不關它的事

它正如同疫症一樣蔓延，盤據了這世上的每一個客廳、每一間房、每一個有人的地方。人們欣然地讓它扼殺自1/10到1/2的生命。而這屠殺絕非那種攻其不備的驀然以坦克機槍施之，而是人人都全神貫注地引頸就戮

就在我這樣寫著的同時，正有人被它的魔法所降，在那裡伸長了脖子，讓它談笑用兵地一刀刀地宰割。然後還發出與它毫不相干的讚嘆以及感想

Nov.1993 Village Green

徐江作品

我沒有乾淨的手

我沒有一只
乾淨的手，
（這多糟糕）
死後
我用它們
同聖徒握手。

我沒有一只
骯髒的手，
（這多糟糕）
死後
我用它們
跟鬼魅握手。

可我有兩只
[illegible]的手，
我與我自己的手
緊緊擁抱在一起。

1993/10

我的詩如何……

我的詩如何穿越事物
回到它自身
擺脫滯留永恆的虛妄
擺脫聲名、修辭和自憐的悲哀

我的詩如何回到當初的樹上
再伴著露水下落
到岩石和草
反射朝陽的明媚……

1993/10寄自天津

宋曉賢的詩

冬

細雨斜斜地飄落
伴隨著敗葉，金黃的
枯焦的，撒落在我的髮上
肩上，就像歡笑的人們

爲一對新人祝福，盡情歡唱
但我是孤身一人
是沒有妻子的悲傷的新郎
我的戀人，她叫幸福

住在秋天，在很遠的地方

92/11/15寄自廣州

孫成文的詩

冰美人

瑩徹得
毫無負擔

太陽暖暖地注視
望一季傷感
穿不透　走不完
飛星轉月地數落日子
日子是堆雪的港灣
嘆息如霧中船
徜徉光芒
那亮亮的氣氛裡
驀然射出
數不清的遺憾

九三年寄自遼寧

謝振煜的詩

我在想

那一座山
那一片田
　　我在想
那一朵雲
那一陣風

歲月鑄成的記憶

那一個車輪
那一座里程碑
　　我在想
那一個時刻
那一頓飯

生活交織的印象

我在
想我
在想

是歲月延長了
生活抑或
生活延長了
歲月

記憶與
印象都是
眞理

九三年二月五日越南隆安

張國治的詩

血之序

秋天
我的血總先凝成
一枚紅透而漸褐漸蝕，
最後
來不及喊痛
便潰裂墜地的落葉

靜寂領受沉重的鼻息
但不甘於腐敗

從重疊擠壓的覆蓋
翻身
企冀化爲春天的綠葉

九三年寄自 SAN LOUIS

類漱的詩

離　開

做一個郵遞員
把速朽的愛情撒遍人群

做一個小說讀者
把窗戶開向無人的操場

做一個流氓
在街上吵醒熟睡的螞蟻

做一個南方人
來到北京修理他們的皮鞋

做一個獨身男人
想著過去擠上了汽車

做一個瘦弱少女
離開人類的白日夢

九三年寄自蘭州

鳥　叫

鳥在窗外
叫

一聲聲

只有窗台那盆粗壯的萬年青
綠色的悠閒的心情
才聽得懂
鳥的
每一句話

上　班

一輛巴士咬著一輛私家車的尾巴
一輛私家車咬著一輛的士的尾巴
一輛的士咬著一輛巴士的尾巴

它們都咬著我擠迫凌亂的思維
久久不放

我早餐的消化系統
竟然是
一份厚厚的
星島日報

辦公室外望

一艘
兩艘
三艘
船
輕輕黏貼在
維多利亞的海港

是一幅圖畫吧

再遠一些
怎麼一點點也看不見了

中秋夜

點起
一盞花燈久違的喜悅
剛好
解答了
一根瘦小的蠟燭的
問話

月　餅

一個月餅
切開
四片眼睛
沉默的
對望

蚊　子

那兒飛來的
一隻冒失的蚊子

妻的可能
我的可能

牠
負責傳遞了
我們血液裡
熱熱的
愛

九三年九月寄自香港

收穫作品

顎

它面對的不是三個殺手
而是整個仇恨

它吞掉的一個女人
手指被潮水捲回沙灘　還帶著興奮的戰慄

1991/5/23倫敦

你如何變成魚的

漁人
經過　他弄碎了一種小心翼翼的保護
那種東西在潮上碎裂成粉狀
然後再也看不見

你陪笑跟在漁人後面
腥味點燃你的身體　你擺動
鱗光閃閃

魚腫脹的厲害　晒在岩石上
其它還能做什麼　一天就這樣度過
海岸上全是炊煙和漁網
你不是魚　你從不是魚

1991/4/23倫敦

醫　院

許多來信說　我的手術應加一勺蘋果醬

從黑人公墓退出的腳
落在小小的床上
把我收留

1991/8/13倫敦

雪　崩

對著一面高大的玻璃
他堅持捉走窒上的蛹

它們飛回來
厚厚的一層　完成一個命運

1991/8/13倫敦

江後起的詩

果園的主人

在果園深處培植愛情的人們
春天的花香和鳥語
永遠和他們相鄰
即使爲了秋天
果園的主人也會將花
留在枝頭，看春風無限
落紅飛遍密葉下的江南

果實的誕生已浸透我的
愛情
她們居住在比我還高的空間
爲恆久的雨露而歡欣
果實的存在，一片葉子
就可以讓我激動於他的意義

醉心果園
那些安靜的伙伴
像孕期中期待的女人
和我一道富足地生活
我爲她們關切地走來走去
她們讓我整夜挑亮燈火
傾聽甜蜜和芬芳
沙沙敲窗

九三年寄自安徽

柳易冰的詩

昨夜我單獨對你說

請在你傾魂奉獻　之外
留我一方空間

有空間可裝載記憶
有記憶就可返歸昨天
昨天有擁有搖晃彩燈搖晃的你的
再次

那扇把音樂和你在身後隔離的板著臉的門
那場永遠打痛我肯傷嶄新皮鞋萬惡的雨
相信在你內疚的天空
此時　絕無異議地
停
歇

停歇於瀉似瀑布的披肩髮
停歇於黑髮森林裡徜徉的星子
停歇不曾飲酒而已濫醉之夜　於
一切齟齬停歇的寬容裡

你踏成超乎舞蹈的步法
見我仍在巷口等你
微汗纖手握著之外魅力
抹去那一段沒有詩沒有你
充滿無奈充滿痛感的
斷裂

在你生日時陪還慰籍　不下酸雨

寄自上海

梁權易的詩

好雨與惡雨

1

已是持續了這麼久，這麼久
快要將一切變得難以忍受
這一場春夏之交的雨，梅子淚？李子淚？
是在送別誰
老送不到落霞孤鶩的船頭

送哦送，長亭復短亭
路旁不堪攀折的楊柳細細叮囑
塵埃不揚，彩虹不出
萋萋的芳草已先人一步到了天涯
這一場永不散的宴席，這一回心靈的搏鬥
黃昏的燕子巢裡孰勝孰負

2

叮叮噹噹，珠孔化作一線
可繫可穿，而雨點兒脫落迸散一地的歡跳
老樹都具備了童心
蝸牛慢慢地笨拙地上爬
就像壟上一匹眞正的黃牛
只不過更矮小，更脫俗
眼前也沒有鞭影

黃鳥的孩子們連連叫囂，此起彼伏
濃蔭下的大紅富貴牡丹
正帘垂在一個溫柔鄉，做一段黑甜夢
河不見岸，江無盡頭
宮殿與茅屋都被非紗非霧的東西兜頭蒙住
我便揀一騎赤紅的雲朵
乘風遠去了
在底下，高聳的峰巒像群群侏儒
月亮的大地一片錦繡

九三年寄自紐約

波士尼亞的葬禮

不邀自來的弔者
蠻橫的遠親
賽爾維亞的炮彈
一路號啕

從

葬禮
到
葬禮

死亡
到
死亡

1993/6/16

秋　葉

葉落
乃爲了增加
地毯的
厚度
讓
直直墜下的
秋
不致
跌得太重

1993/3/20

相　片

他們把他的影像
放大了又放大
直到每一個毛孔
都成了
偉大的
空洞

還沒來得及裝入
歷史的巨框
嚴峻的時間老人
已在那裡歪頭覷眼
倒退著端詳
一步一步
將它
縮小
還
原

1993/5/29

小黃鶯

煩著呢，別理我
一隻小黃鶯
在枝頭
細聲軟氣地嗚囀

看都不看一眼
天空越來越
難看的
臉色

1993/7/9

丁子的詩

行　人

同馬一樣。總想
瀟洒地走著一種姿式
生怕別人超過自己的腳步
讓影子傾斜如弓。同
大地一起構成一幅壁畫
掛在時空匆匆的隙間

每邁動一步都會
在閃動身影的瞬間
把思念定格在一種概念上
然後去想一個人或
想一個人的目光
讓那目光丈量
我腳下的路程

當我把七彩的陽光
都分割成溫馨的表情
裝帖在旅途的站台上時
我多麼渴望那束目光
能如我頭頂的星星
伴我把命運的朽果
一個個踩碎

於是，我仍是
一個孤獨的行人……

九三年九月寄自河南開封

熊魔作品

先前的歌手

誰是我那最後的歌手
讓我坐守妙音四溢的地方
從心畫出一座天堂
送她進那眞有音樂的境界
把她虛擬成爲最美天使
活靈活現她的眞容
唱響人間最美最多的好人好事

她是我的先前歌手
曾經將她一生的榮花搶先開放
她用一生的光芒照澈了我
把我靈魂過早爭奪過去
藏她情懷直進今天的音樂
現在她在天堂唱歌
我聽從音樂的每一次指派
都有花樣的鮮艷

花在火焰的靜處抽搐著誰

這花的顏色從我心底濃起
它是火焰或者冰雪
出現燃燒的場面或者融冰的面孔
在我內心都保青春
就像强音或者弱息的腔調
讓我吸收花或吐放花
分濾花的瓊漿和玉液

花那不愿消褪的顏色
它在我的心底就不平淡下去
這是鮮花專送情人的年代
最後的砰響開綻心靈
花在火焰的靜處抽搐著誰
白雪底下有誰擎舉著花
我聽從花蕊內動的聲音

九三年寄自湖南大庸

李斐的詩

礦泉水

讀著友人遠方寄來詩書，如喝礦泉水
礦泉水的無味源自無波無浪剔良泉眼
長時間的過濾有泱有洌有鹼有碳水質
都在昨夜與前夜交媾裡纏綿撿討中殉難
無菌無雜質我乖寶貝呷飲了也搖擺尾巴
若有不識趣的頑固或不馴的獨角獸
咆吼一些有味的意象有泡沫的象徵
宮刑一位詩人或煮食一隻白鶴
吊在城樓或在野味店油鍋滾熟
鳥群張開嘴巴的慾望風與水的動亂
野花與雜草的私語竊切亦空白話題
嚴肅臉孔磞著肌肉高唱主題的頌歌
呢喃囈語著健康平安是高純度指標
但我的嘔吐如舊，如狂喝烈酒

九三年十月九日紐約

岳宗的詩

Grunge *

世代已演化至頹廢
襤褸遮前裸裎其背

貧窮的日子使人邋遢
無法申訴難於表達

處於今世到處齷齪
流浪至今剩此殘骨

每至身心崩潰前夕
僅有自虐的歇斯底里

用低俗、嘶啞的呼叫
吟唱瀕死的灰色詞調

九三年寄自高雄

*九十年代導源於美國西雅圖的風尚，是六十年代嬉皮運動的再現，在一九九二年其樂園「珍珠果醬」（Pearl Jam），及「尼爾瓦納」（Niravana）等的專輯成了美國流行樂壇的最愛，也正風靡著世界。

林德功的詩

懷念二姐

那年冬天，我苦苦思索生命的意義
這是個寒冷的季節
蕭瑟的風景令我感傷良多
陰暗的天，微微的雨等等
植物枯萎一一顯得生命結束太早
慟人的時刻已經開始
我不在身邊便只有遙遠落淚

兒時的家園漸漸模糊
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情
平凡日子原是這樣每天重覆著
愜意的舊事如
昨日猶自亮著的一盞暖暖的燈
誰人路過，悄悄的
熄了……

我不在身邊常常悔疚
生活中妳給我很多啓示
我相信每個生命都值得尊敬
以及
廣義的崇高
善心的人有歡樂的靈魂
妳轉身離去沒有回來
花墟上妳習慣餵食的鴿子
也一直沒有回來……

九三年寄自香港

後記：一九九一年聖誕前夕，二姐病逝三藩市。親情情深，兩年後寫此誌之，心情仍未平伏。

光南的詩

寄北京友人

馱著銀翼，你越過大海
卜其利大學校園裡
　參加了那次難忘聚會
“五・四”雖是老掉牙根的話題
（賽德先生鬚髮已白）
可那晚我們書生論政
慷慨激昂，郤撩起無盡悲哀
你當衆朗誦自己的長詩
火熱的詩句呵
　披露了赤子的情懷

金山街頭我們匆匆握別
你歸去的步履從容而豪邁
雖然，遠方有雷聲隱隱可聞
但你堅信——
　陽光將會驅散陰霾
暴風雨後欣悉你安然無恙
那支金筆未因貧窮而變賣
我的問候呵
　是一隻膽小的鴿子
幾度踟躕，才把雙翼張開……

八九年十二月下旬於舊金山

宋德麗的詩

為你開一樹燦爛的花瓣

握緊所有的語言
走進深深的夢巷
那些早已結蕾的心事
靜靜地躺在你溫熱的掌心
溫柔的雨中
我開一樹燦爛的花瓣
那花瓣的語言
打濕了我的雙眼
一生中瓣瓣的親情
誰能數清

走進深深的夢巷
你所有的語言
在我的骨縫中散發芬芳
像隔夜的燈光
溫馨著我

1993/3/19於雲南曲靖

紀弦新書

1.半島之歌

繼詩集《晚景》之後，他的《半島之歌》已由台北《現代詩社》出版。內容包含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二共八年在美國所寫的一一二題及一篇很重要的自序。欲窺大詩人近年生活情況及其藝術成就，不可不人手一册，《現代詩社》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76號12樓之2。

2.紀弦詩選

作爲《台灣詩歌名家叢書》之一，藍棣之選編並序的《紀弦詩選》，已由北京《友誼出版公司》印行。內容包含作者一九二九至一九八四共五十六年之代表作與精品一百四十多首在內；其題材處理之多種多樣，其表現手法之千變萬化，真正是够你去欣賞的了。《友誼出版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壩河南里17樓。

夢　土

東風吹來播種的春息
我修理犁耙　清晨早起
與村農勤於耕耘灌溉
疲累時大家躺在堤邊樹蔭
喝茶聊天

深秋起北風，只起輕薄的北風
大家暢快收割
整頓牧場
飼料如丘壑並列

蟋鳴的傍晚
浪漫的雲縴動古樸的月
一江秋星是傳情的精靈
讓擣衣的玉臂，撫笛的手
錯愕於綺麗反照

繼之沉醉。我的夢土
連孩提的牙牙語也那麼動聽

產　房

當第一聲啼哭
自呼痛的子宮湧出
所有忙碌的手勢
霎間構成了一式完美

當緊張的父親剪斷臍帶
一室的歡悅
任從他肆意揮舞

母親呢她慈眉善目
綻開淺笑
以萬般溫柔
送給初生的嬰兒

送殯及其他

"累透了罷！厭透了罷！
也看透了罷！"

替你穿上一襲你最喜愛的服裝
一雙合適的鞋子
容貌雖有點兒僵硬
但頭髮梳整，眉垂目閤
一眠即成千古

靈車緩緩駛入墓地
這是生死之別。沉靜
陰涼，送殯的人於此止步
脫帽子，兩手垂直
低頭，口中喃喃有語
向一塊刻著名字的
豎立的墓碑致敬

此刻延至永恆
無論月缺風凄星殘草敗
你在冷冷的忘川浮蕩
細數前生多少得失
如煙花幻滅。

九三年九月維州

半夜雞叫

曾幾何時
我在夜半更深時
聽到的那聲雞叫
雄雞在漫漫長夜
提前歌唱
像一把手術刀
切開了我的眼球

曾幾何時
那個雙目喋血
朝東打坐的
盲者　雙手
摸到黎明的曙光
稀薄而冰涼

鄉村搖滾

一張張人臉
湊近了馬槽
我看見它們嘴上正被咀嚼的乾草

打谷場上嫂子
剝去我的褲子
一泡童子尿是一支豐收的歌謠

噓！麥垛裡有人
明月普照草的城堡
兩個夢見天堂的人兒在睡覺

我繼續胡鬧
在河裡摸魚
在天上飛行并且調戲了一只鳥

怕鬼的爹爹快回家
今晚沒你事啦
俺要和造反的鬼兒們一起打天下

厄運難逃

這樣的年代
保持沉默

這樣的年代
閉門不出
我在寓所所裡
獨自發泄

——也僅僅是
用啞語
罵了一回娘

但我仍然
厄運難逃
因爲他們
安裝的竊聽器
也爲啞巴所製

牧師舅舅

我的牧師舅舅在葬禮上
今天他要朝我而來

在一生屈指數盡的
大好日子裡
請來上帝與我同座
握手言歡
中間隔著新娘
等得不耐煩
啊！舅舅的一生
就是令我等庸俗的靈魂
活得不自在
今天卻等他不來

我的牧師舅舅已離開葬禮
在距我良辰吉日三小時處
突然停頓　永不抵達

九三年寄自西安

回到從前

（一）

彷如一伸手
就已
觸摸到你漸已昇騰的
體溫
彷如那聲咳

嗽
搖撼了山河
頓足間
天昏地暗
咫尺
便是天涯

（二）

山連山
水
　連
水
連有半絲貞潔
連有苦楚萬千

翻覆擠揉
三萬九千呎的上空
隱隱蔽藏
一種驚惶的氣候
慘白了臉色
蟄伏的
記憶是鎖鍊　環環
相連　節節密叩

（三）

驟起乍落

在廢墟
落日的影子長而長
夢裡
數次往返徘徊
沉潛的欲望
醞釀
一場風暴降臨

這裡曾是蒼白無助的臉
那邊廂
越界的手
又遙遙指向
翻落了
半醉半驚的酒瓶

（四）

彷如一伸手
便又回到從前

拉扯的歲月
呼天
嚎地
一把淚涕
一條搖搖的船
沒入茫茫
彷如

傾瀉的青春
嘩然流過
瘦削了白日

九三年加州西柯汶娜市

大路朝天

大路朝天
各走一邊
能說這話的人
眞是不容易
他們與你對坐
把事情握在自己的手中
從不把自己的體溫傳給你
飲一壺酒
喝半杯茶
想想各自的漂泊
都與別人毫不相干

大路朝天
眞能各走一邊的人
更是很幸福
長長的行程中
總能把臉扎進風裡
不再回頭
更不再東張西望
走路的雙腳
如老鼠打洞時的後爪
對打洞以外的任何事情
都不感興趣

大路朝天的年代
我是幸福之外的那個傻瓜
嚎叫著要成爲每個方式的敵人

大路朝天
夢醒後的妻子對我說
剛才有一點點響動
去外面看看
是哪一位又走到了咱家的門口

九三年九月寄自北京

戰時海濱小鎮

——給妮妮

那年　從城市流浪到
妳住的海濱小鎭
我是放逐的麥田捕手
企圖以戰爭代替虛無

那年　我走過荒蕪的青春
走過妳的門前
妳矜持地在窗前梳著
神話般的長髮
美麗而溫柔

記得嗎？我們騎著電單車
遠離市衢、人群和軍營
到無人蹤的海湄
想　戰爭即將過去
我們在山上築巢
種植桑麻與白雲
在月色下捕魚
並且撿拾貝殼和星星

愛的故事　錯誤是難免的
就像那延長的戰爭
就像一開始我們不該戀愛
（窮困而浪漫的我們）
尤其是在海濱小鎭
尤其是在血淚的二十年後　說
假如我們不曾相遇

九三年夏洛城

侯興作品

非常事件

我夢到一件死人的衣裳
取出銀行的全部心血
走在動物的世界裡

我披散的長髮五顏六色
一夜之間像個被拐賣的孩子
走在旋渦的邊緣

繼續做我的夢
我夢的牆壁上長滿釘子
我每一次直立都碰破一道道血痕

我盡力用刀鑿開一扇門
讓陽光紫外線熔化釘子
然後喚起我頭髮中的黑色素

1993/7/6於遼寧盤錦

在殿堂上

廢棄的心血
腳踏著纜車
在矛盾的涅槃上
有個籠子在前方等我

樓閣邂逅
四維的談判跳蕩在共識的餐桌上
這是我全套的泡菜
互望脆弱的炊煙
空空的行囊在洗衣板上吶喊
筆的腦垂體倒立在山巔
而烏托邦與蒙太奇的殿堂上
自封無冕的皇帝

1993/7/20於遼寧盤錦

邱小明作品

結　束

我的身後
總響起樹木
被伐倒的聲音

穿過一片叢林地帶
我想像
森林的陷阱
猛捷的山野
還有雄豹的溫柔
……

一塊岩石
射中
我的那一刻
我的身後
迸濺了一團腥

這　風

今夜
這風已訪問窗紙很多次了
作爲人
這個時候應該入睡
而我總想壘砌什麼
激情漲破了房間
就像這些日子
我無邊傳達自己的另一面
更多的是沉默
棲息在日光的枝條上
這已不是一個飛鴿傳書的時代
這也不是唐宋鼎盛的詩歌時期
我們住在地球的一個小村落裡
每天深夜
都聽這風輕拂過無數個世紀
又把我們放回現實的中心：
愛情裂破了一道深深的縫隙

九三年寄自湖南

習　慣

把後腦勺全部搭進去
也無法想通的失戀
使我
從臉的後面破產
但我幹過太多不倒下的活
習慣上我站得更加牢靠
假如我倒下
假如我一睡不醒
最起碼
我的習慣
是先把像燈一樣的太陽關掉

1993/1

撫　摸

我撫摸著一首中文詩
它譯成了英文之後的曲線性感了許多
但它從刀變成了刀鞘
我撫摸這首用筆寫的詩
被複印機吻了一遍之後現代了許多
但從銀器變成了塑料餐具
我撫摸這首已經成人的大詩
是幸和福離婚之後長成的
如今這個社會有許多單字描寫的家庭
有病也不呻吟
我撫摸這首因嘲笑別人而出名的詩
因爲太多的怪事
把我的食指吮成槍口
指指點點的習慣
使我伸出的手
不知道如何返回

1993/1

火

人類的那場慾火早就報了火警
消防隊沒離開過現場
隊員們和我們燃成一片
尤其在發明了消防隊員之歌後
已唱得天翻地覆
人類的這場慾火
還導致了消防栓的安裝
防火梯和保險費
以及唱腔的節節上升
這場慾火
令所有的衣服太熱

逃的疑慮

追逋從自由中逃出去的自由
可以開車去
但沒有闖紅燈的自由
你停在那裡想
自由爲什麼能違反交通規則

你可以不開車
但沒有改變道路的自由
你邊走邊問
自由怎能屈服道路
所以
你默默地返回家門
因爲自由不會使用任何
已經存在的道路
也包括離家出走的這一條

1993/2

引開的詩

與月亮的對話

沒有理由稱你作太陽
儘管你也　發亮
像一滴露水
折射一個太陽
你祇能是地球的
一個更夫　夜裡
爲人們提燈照亮
這就夠了　人們
很感激你　一些
色盲　稱你作太陽
儘管有時
你也製造昏暗
深居簡出
十天半月
懶洋洋不去上崗
儘管有時
你有滿身缺陷
喜歡發光的詞匯
貼金燙銀精心包裝
這無關緊要　眞的
祇要你能預言光明
瑕瑜參半雅俗共賞
月亮的老百姓
有一副菩薩心腸

見過一顆碩大的隕石
讀不懂那個星系的文章
也許它曾想做太陽
才與地球不幸相撞
頓時　失去了高度
把大地撞成深度內傷

在光年計時的宇宙
無須詔示自己的偉大
祇要把每分每秒
都寫的悲壯輝煌
每到仲秋佳節
總有人供奉圓圓的希望

也許月亮難解人意
因爲　從來高高在上
沒辦法　做了詩人
詩魂是我的脊梁
閃爍其詞的風箏
可以放飛一千個太陽

1992/8/19山東泰安

雅堂的詩

語言的高度

我在登山
我爬行在方塊字的台階
爬了很久很久
還是望不見頂
誰告訴我語言的高度！？

詩的山腰　虬枝和異石的世界
雲的意象飄飄然
而現實　岩石般嚴肅
誰看見石縫裡的
我那不屈不撓的追求？

這個高度寒氣襲人
我的冬裝遺忘於往事的溫馨
我一邊爬行　一邊呵氣取暖
我就是如此寒磣的詩人
誰願與我一起征服語言的高度
共賞壯麗的日出

九三年寄自湖北天門

火焚之前

後現代的後裔們以盜劫之手
擊出一片落雪　打開一線
青天從古墓　以消滅秘笈爲由
搜索武林秘笈　落日死水
秘密處方出售成藥　商場與
武林　以生物實驗

櫻屍舉劍重現江湖　神社以
人面獅身還魂　以木乃伊慰安
駱駝不是鷹爪的對手
轟炸自由　以電子口腔
失足月球的腳　踏地球成月岩
播種人權移植彈坑

以骨灰生火　以火飲血
以口腔機器複製骸骨
以血肉溫暖鋼鐵　在火焚之前
白的進來紅的出去
紅的進來黑的出去
黑的進來黃的出去
黃的進來再不出去
火焚之前　以血凝固一切

天空美學

茫然不寂的天空
一片毛玻璃的噪音
閒雲來去擦拭
以清潔劑廣告之下著
地球懸疑塵煙上
聽炮火泣血且待
跌打損傷的肢體倒置以便
奔月逃荒
月球後院荒寒如故
除草落草理葉落葉拓荒踏荒
我詩我畫我煙不酒既定
且想起友人詩藝絕活
以葡萄乾的蠅屍下酒亦無不可

葡萄可乾可酒菊則可茶可藥
月桂與桂圓的味覺不盡皆同
如以隕石釀酒宜以銀月作飲具
鄉土還是那個樣子
秋必思鄉月必爲愁而寒
無聲於噪音之上
望圓必失之於離散
秋高氣爽已收歸成語詞典

人煙來去鳥道天空不設防（？）
安全與否人質作證人權貿易
商場冷熱前後人行道上
人道示威集體獨白
核廢料核放射核受孕核傳染
沙漠天空海洋結核成疾
地球空懸茫然費解
鄉土還是那種風月

米字老號自圓其說
楓葉玫瑰星條起伏自動和聲
殘餘帝國以血漂白
主義照抄警察捉强盜的遊戲
以炸藥預估和平規則自擬
綠色有無組織季候遞變
情報如按時鬧鐘
可不可說可風可雨可花不果
然則可詩可畫可煙不酒
乃以咖啡享月話古談今
黑陶紅陶天空一陣流星雨的煙裂
如毛玻璃滑落而下
世紀之末臨去秋波冬眠未決
上帝可不可信百年一覺
以火迎食火雞刀叉齊備
讚美天空不設防的荒寒之美
筷子如常不爲誰感恩

九三年十月末在紐約

劍鳴作品

夢的謄本

那個人對妳說："她夜夜有夢，夢夢都有妳"。妳呶呶嘴一笑置之，並不置信。失意的他跑到一家名叫寂寞的烈酒店裡去買醉了。他想：強烈的酒精可以麻醉愛情。但他醉後，仍然有妳的影子，證明了他對妳的愛比酒精更強烈了許多。

當晨風吹醒了他的宿酒，他終於離開那家酒店的醉與醒的門。

往那裡去呢？他突然想起，某地某處有一部最新穎的彩色複印機，也許這副機器可能給他一點幫助——可以複印出他的夢的影子，給她證明，他的夢裡有她。

他遂投下了一枚又一枚硬幣，但卻一次又一次印出一片片空白，最後連他自己的影子也變成了白色了。

寂寞的重量

樹靜悄悄地把寂寞的影子拉長了……曝光了給了小溪流。

小溪流又把寂寞的聲響潺潺的傳染出去了……給了山巒。山谷ECHO了回聲。拷貝了幾份給我——我沒有辦法把寂寞推開了……我用我的病加倍了加倍了寂寞……我終於稱到寂寞的重量了。

雞尾酒

那位調酒師告訴我：調製雞尾酒的秘訣是用許多雄雞們的尾巴調製的，應該剪下那些翎羽最瑰麗的雞尾放到流動的酒裡去。然後把人生的味道——酸、甜、苦、澀……都一齊混雜進去。當然，你要攪勻他們……而喝雞尾酒最佳的時分，最好是晚上，不是清晨。因爲日落之後，喝雞尾酒就不會聽到雄雞們尋找他們的尾巴的喀喀啼聲了。

宋迷的詩

2月6日：香山植物園

我這時有機會，把別人的孤獨放到山坡的那一邊
月光下縮小的鐵路　只在我回來時才想起
與你交談
我的昨天在廚房裡被消磨，晚上我離開身體
和孩子們一起作夢：在那裡才發覺我自己比別人跑得快
一旦寫下些什麼東西
那時我才知道，要在這裡看你寫完我的一生
歲月的眼神從她們的手上流失
我的所有奇遇，在2月6日到7日經過了兩個短暫的夜晚
第三天，我的父親告訴我：我失去錯誤的愛情；
一旦我欺騙了什麼人，我很高興，不
能
像謊言那麼純潔地離開

九三年寄自北京

陳本銘作品

靜　午

刈草機犁過
某隻雀鳥掠起
自草的驚呼裡
驀然想起了
你　在遠方戰後的城市
有些鳥類
匆匆趕在秋前越境
畢竟
下午將沉澱
濃蔭蠕動過短牆
直至一隻喜鵲之類
從廢棄的郵箱內驚飛
入夏以來
牠是經常的住客
如你　住在我心裡
小小的墓地
讓我安於守候
並靜靜地
除草

九一年十月十九日加州

龍的商籟體

一條龍在曝曬自己
我以我的脊骨
對向太陽
企圖蒸發環節與環節
傳統之間霉味

格勒格勒連串微響
那陣輕雷沿住
盤錯衆山的腸道飆車
挾著呼嘯氣流
衝向缺口

結果是一條龍在曝曬自己
懶洋洋地在高處
噗的
放了一個深層意象的屁

九三年八月廿二日加州

斯冰的詩

終於領悟

爲什麼呢？船向前航
而我心卻隨划開的浪往後退
退回洛杉磯　留在楓樹下
有鳥群等待你我餵食的草坪
留在你心中
與你的同步律動

此刻船上　陽光海浪音樂及繽紛人們
如果你在　幾筆揮洒盡都入畫成詩
詩和畫是你的一半
而我多自傲——佔了你另一邊圓

墨西哥海岸在望　然後
回航聖地牙哥海灣的夜張起如網
兩天的風景渾然掠過
只爲笑時想你　說時想你
想你逼近歇斯底里和眼淚的邊緣

終於領悟　我不能也不再
離開你的領地獨自遠行
因爲淚水和思念
營造了禁制的疆界
沒有你到來伴我
豈能無礙逾越

九三年九月加州

城市節氣（二首）

一、驚蟄

雷聲交由日本城
那面碩大無朋的太鼓
收藏了一年之後，此刻
被四條關西大漢搥出來
將滿街櫻花、紙花、蓮步
都震出一副不勝春的嬌弱
然而牛蛙擠在海產店的鐵籠
無論如何也嘔不出一丸塊壘
（那可是由喧囂市聲煉成的）
至於閃電，則匿於電車上方的
電網，隨時經摩擦提供眩惑

無燕剪裁，兩整匹地降落
乃成了瀰天大霧。我祇好
在浴室蓮蓬的淅瀝中，吟誦
王維的輞川集諸篇
頭上居然長出一層綠苔

好在說話就到"愛爾蘭日"了
到處招搖著綠衣服、綠帽子
這便是我們唯一
適時而至的春色

二、清明

布谷鳥的悠長啼聲
經過城市的壓縮
遂成鴿群居心叵測的
嘀嘀咕咕，其急速
猶如犁地毯的高跟鞋
花粉症入侵的路徑
便是春風的指向
鬱勃的地氣從咖啡壺冒出
野和不野的花開在櫥窗
（哦，小小的薔薇，開在小學教室
我姐姐那舊墨水瓶裡）

電腦乃是大廈放牧的牛群
祇須按鍵便可唰唰嗒嗒
耕耘屏幕上方方綠色田壟
播下數字的黃光、字母的嫩芽
股市的曲線、利率的座標

到了復活節，我們便把
雞蛋染成桃的紅、柳的綠
藏在芳草地，讓不知秧苗
爲何物的孩子，以及老人
收獲一個速成的驚奇

1993年10月於舊金山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玲編	編輯中	
8	怒海驚魂	小說	心　水	編輯中	
9	溶爲時間的滄海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10	越華詩選	詩集	陳本銘、陳銘華編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册國內請加郵費一元，國外二元。寄：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陳紹華詩抄

三藩市隨筆

——贈金山諸友

1
同海鷗散步
到影子歪斜在某一鐘點時
我悄悄四顧
一切皆已定形
天空正演變成羅馬的樣子

2
繡球大朵大朵地拋著媚眼
我擔心
這樣莫辨雌雄
輕易耗盡畢生
的愛

3
如果不是情人的巧手
怎能將星光　月光　燈光
還有橋下一波波氾濫的思念
仔細繡出
這幅夜幕

4
照片上的桃樹死了
您一點都不責怪
那也是上帝造的地老鼠
這樣的胸襟
我肯定也要學一輩子

九三年六月十六日洛城

失蹤美軍

十八年來每一夜都做著惡夢的
我的名字終於飛行回去
但背負起五十顆星重的
鷹的仰望只能證實其骨架仍在
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鄉愁
不住叮咚作響

九三年七月廿九日洛城

軌　跡

一隊螞蟻不知上班還是下班
匆匆忙忙的匆匆忙忙的
吃飯睡覺吃飯睡覺
偶爾偷偷情談談詩
說說總統的不是……
不過就連這些也都是常情了

九三年九月四日洛城

舊　照

因臉色泛黃而
顯得懊悔不已的
我　依然
失措地望著
雨後的太平山
草葉上濺起
你的眼波

九三年十月九日洛城

沉重的燈光

難以形容的力量來自滅頂方位
一個海鬆軟龐大然而不可抵擋
這樣的壓迫正是每種事物彎曲的根源
而我們時敏時鈍的嗅覺裡總有一種著魔的嚮往
彷彿與生俱來的脈搏
因亮度的變化而起伏得非常自然
夜晚的滲透開始都會了無痕跡
然後就隱隱約約直到一切刷然滯稠
使我們對接觸的習慣流於浮泛並且左右情緒
很快這樣的變化被到處的牆壁孤立了
難道我們就該把世界看作僵直的帶角方塊嗎
此刻的光線已經圈出一個易於稀釋的氛圍
但正是在這樣的泡沫內外
所有不可捉摸的神秘因爲虛無而明確
很多細微的層次析出形狀
烘托我們喜愛舒展的表面
然而在明暗之間怎麼會避免一條界線呢
那樣的不規則和不平衡
我們怎能控制自己的沉浮
在綿密得幾乎沒有間歇的波浪中
遠離根部的傾向逐漸明顯
其實放棄和獲得都是一種起點
燈鍵開關的瞬間
那就是暗泉驟湧
讓我們屏息守候的空白
那時候浪尖閃爍的火苗中
是魔術師煉金的花蕾
一旦被馨香四溢的光芒刺痛
我們的眼就會瞎掉
就會分辨出與終極的距離
即使依然活在囚禁心臟的稠密中
我們總能遁入那些曲折的縫隙的
這說明爲什麼牆壁的一面光明另一面長期黑暗
而黑暗的粒子永遠碰撞成爲炊煙的熱量

九三年寄自洛城

鳥

A.
臨空飛舞的是你的鳥
一點點壯大　一點點
瀰漫空間
那一聲聲叫聲是你的笑
一點點壯大　一點點
打濕心緒

如風飄至的是你的鳥
亮麗的羽毛拈據天空
像你的裙裾擋住夏天
擋住陽光以後的事物
我近水樓台
先得一隻鳥模樣的月

B.
一片水域是一泊情感
情絲薄細
一圈圈攪動未知的世界
鳥的翅羽犁動水花
那舒緩的姿態優雅無比
其間有一種無韻的音樂
緩緩鋪展　緩緩擴充到
你的指尖
那是鳥在水中的傾訴
像一根殷紅的蠟燭
鳥的語言如蘭吐氣
很有些禪學的味道

C.
夢中之鳥總銜一顆紅豆
一折渭城朝雨
它們的羽毛一再豎起
一再提醒你的理智
那些個情感不能自圓
被鳥的啼聲一一啄破
除了三月的風箏
你的心空杳杳無痕

九三年寄自陝西

吳迪安的詩

犧　牲

在我懷中仰起你淚水的臉
一閃馨香的打擊
我要吻你的白色痛楚
扶住你單薄的顫抖！

擺動的葉片從風中跑來
挽起我的傷口
行將熄滅的眞理磷火
我交給誰？
誰的手能捧起這熾熱

我能看穿你的一生
你一頁頁打開的過程
說是節日的幸福和美麗
像音樂短促的消亡

咬入靈魂的開放
月亮女王　我唯一的軟弱被你握住
在空虛中我能找到死去的眞實？

讓我躲入脆薄的花瓣裡安家
用你的麗色舖床
掬飲心靈的蜜
骨髓的歡愉！　　九三年寄自廣東江門

林忠成的詩

鷹　魂

鷹吹響了蘆笛
鷹的靈魂是我的靈魂
鷹的靈魂是一切靈魂之父
遁入天空
鷹的笑容楔進泥土
鷹强大的靈魂蕭蕭地下雨
給大地帶來冷酷和殺戮
秋神渾身劍傷
秀髮披肩
她身上插了七十支劍
鷹大笑著給大地撒下密集的劍

陳蓉家的詩

煤

這似土非土的
沉默
是一種血液
寂寂的　固結
從蒼鬱的古生代
開始承受
夜的苦悶和壓抑

這會思想的
顏色
深沉是夠深沉的了
那零零星星的閃亮點
可是至今未乾的淚光？

黑色不是黑暗
黑暗從來不敢曝光
那曲折的路
還有漫長的途程
埋於地層
你夜行者一樣疲憊地
掙脫出來
一步步晃入晨光

一旦燃燒
生命透紅而亮
你的剛毅和熱烈
常常輕而易舉地
感動了我
冬天的淚花如此燙貼

哦　原來
你凝固的血液
仍在流動
流動火的舞姿
太陽的性格

九三年四月五日於舊金山

密西根州立大學詩歌小組成立於1992年3月，於1992年6月出版《密友》文藝副刊，至今共十四期。該小組以詩欣賞爲主，創作爲輔，每月固定集會一次，成員最多時達二十餘人。台灣《中央日報》國際版的《華文作家周刊》曾對該小組作過介紹。本刊這個選輯是新闢的一個不定期專闌，趁三周年紀念期間推出，多謝方舟子先生的協助組稿，並希望美國各地的大學校園以華文創作的詩人們踴躍來稿支持這個專闌。

方舟子，福建人，1990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同年赴美，現爲密州大生物化學系研究生。曾主辦中科大詩刊《荒原》共十二期，現爲密州大《密友》副刊主編。
王泯，北京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系，1990年就讀於密州大數學系，不久前轉到羅切斯特大學。
桑青，畢業於台灣清華大學物理系，現爲密州大物理系研究生。
劉保華，1988年台灣輔仁大學畢業，1989年起爲密州大化學系研究生。

方舟子作品

綠房子

我們曾經到過那座綠房子
我們去的時候
只找到最後的一片落葉
用無數不瞑的眼眸
凄凄地訴說綠色的過去
在子夜的霜凍之後
動人的只剩下昨日的主題

我們曾經到過那座綠房子
我們在的時候
相約一起尋找遺失多年的火種
密謀縱一場不滅的大火
在這座不朽的房子燒塌的時候
陪葬的我們
在火的懷抱中一樣的不朽

我們曾經到過那座綠房子
我們走的時候
牆上的油彩已經剝落
如無數的落葉飄飛
在失去陽光的地方
用垂死的祭神之舞
爲我們不再回頭的遠征壯行

這一座曾經美麗的綠房子啊
我們曾經爲你哭泣

時　刻

你爲這樣的時刻沉默多久了
當言語只是夢囈
想像也已不再輝煌
可以表白而不可言說
這該是怎樣的時刻
曾經到來等於是沒有到來
期待著總覺清新
過後才發覺一切都不陌生
你該怎樣爲這樣的時刻歌唱
無法找到是永不消散的曲調
只能以這緊閉的雙唇
展示一種永恆的象徵

一只等待許久的手
握住的只是一把充滿塵埃的白光
窗前的太陽已經蒼老
半明半暗之間，是多麼的安詳
在一個人的日子裡
時刻準備著
以一種無可置疑的姿勢
迎接一種時刻的到來
就像一根孤獨的旗杆
等待風揚起降下的旗幟

無形的手

那一雙雙無形的手
從牆腳頑强地長出
相握成網
層層迭迭如密集的枝葉
陽光被過濾
成點點永不消逝的露珠
在指尖上滾動
滴落在我生命中
最枯燥的那一部份

透過這一雙雙無形的手
看見了一個新奇的世界
那一小塊一小塊晴朗的天
那種感人的形狀
那種眩目的色調
使我不能不爲之顫慄
伸出手與之相握
反反覆覆撫摸這些天堂的入口
彷彿已嘗遍了
天路歷程的滋味

面對這一雙雙無形的手
不會再有置身黑暗的恐懼
不會再有自我慰藉的嘆息
那些密密麻麻的冰涼的觸摸
那一道一道冷冷的光
固執地穿過百葉窗
展示一種永遠新鮮的誘惑

王派作品

夏日伙伴

我有一個懷疑陽光的理由
不愿讓軀體去欺騙黑色的影子
這理由是片被陽光痛恨著的黃葉
很快就落下殺害了影子

我罵你
因爲你在叢林向我揮手
其實你的心情是光禿禿的枝條
是的，我們都會到達福海
因爲相互都在聽彼此的腳步那樣的坦白
如翻開一部經典

洒了蘋果汁的黃昏不停地討好
南來北往的人物言語稀疏

惡　意

慾望是冷的
沿著露水凝結在曠野的出口
想去感動它的光芒　回射到
這張臉和那張臉之間

天空侵蝕冰頂
饑餓的呼吸
也像在一場劇中
黑夜不完的情節　滾動
在白日光潔的表情上留下眞實的皺紋

漫長而沉重的節奏感
讓每個人都有充足的時間選擇
走上一步坦白些惡意
於是我們可以接著　討論
美好

邂　搭

——城

有時你會想到火，想到麥浪翻滾
這是城市的故事
你總以爲是錯覺
後來便眞成了錯覺

有人要去創造一種叫生活的東西
就讓他去
命名個特熱的日子
在艷陽下
晒亮他看街景的眼睛

"喝點什麼？Miller還是Budweiser？"
這就是小問題的好處
在小房子裡
有她小心而美妙的微笑

人們想著把城門裝點成通天的路
用一段樂曲籠罩整個世界
英雄們竊竊私語時露出的秘密
宣告著
你是城裡人
你在哪裡
四周便是是你的街巷

街對街說
今兒是個挺好的日子
街回答
我告訴你，我沒這感覺

作者作品

無　意

送你的新娘一束紅玫瑰
希望早春的風
不會寒沁那濃艷的花蕊

無意表達祝福
只藉火焰般的光彩
遮掩心中冷漠的虛無

她今日所持的燦爛
或是另一個凋零的預白
誰將承受殘落的悲哀

無須掛懷

離家的心情

不該回頭的

是眷顧風嗎
是牽掛雨嗎
這一路的風雨留給你

而　所有的陰晴
將在每個日子裡暗淡或閃耀
我的心情
沒有詩　也沒有歌
只有一些過去和將來的夢
塞在薄薄的行囊裡

黃　昏

陽光不再敲響我的窗櫺
不再期待訪客的足音
夢啊　就輕輕地落地歇息
化成柔和的燈影
像首詩　一樣地安靜

蒲公英

綠野上　一地帶笑的黃色精靈
輕巧地唱著季節的歌曲
春的喜悅　夏的頑皮
甜甜地抽高苗條的身影
斂起滿滿的關意
做個嫻雅少女

郤藏不住一襟的情意
隨風的愛慕而起
化成漫天的相思

遠了　淡了　散了

劉綠華作品

無　題

1
我不願做異鄉的游魂
因我不會辨別星辰的方向
誰說地球會忠實地旋轉
誰說我們有著一樣的太陽
轉不過故人的思念
照不明失眠的夜晚
我數著數著羊
羊群郤迷失在新疆的草場
我曾夢游黃河
它與我相思一樣長
日日夜夜注入我賁張的血管
以心跳鼓動著祖先的召喚
時候到了
要我回家

2
一個無法靠岸的影子
找尋被自戀遺棄的自己
感覺糾結如水草
被無心的打撈者寸寸割去
我蜷曲退縮在冥想的夜裡
慢慢地
向下游流去
停滯在記憶的河底
生命的沉淀離析出詛咒的晶體
我細細地研磨
調製成苦澀的汁液
但問
誰能爲我一飲而盡
我只能
憑弔了自己

情人節

1
如果我感情的執著擾動了你的心湖
那麼
就讓微波蕩漾到我唇邊
讓我感覺

2
慾望
一如沙灘上不知名的死魚
有著腥臭的味道
與腐敗的外形

心形作品

掌　聲

兩手同時碰撞互拍
細細聆聽，誰能分辨
掌聲發自左手
還是從右手溢出

千掌齊拍時
千聲激起的雷響
迴旋繚繞後，漸漸
沒落沉寂無聲

伸手進眞空盒內
左右一起奮力互擊
但見掌的動作
音波黯啞難聞

從有聲到無聲，作怪的
都是空氣，緣生緣滅
再多再響的掌聲
本來是一片空茫寧靜

九三年雙十於墨爾本

詩星殞落

——悼顧城

你舉斧砍下，殺妻
把女兒國的幻想擊碎
三十七年的青春
痴望瘋狂的激流島的蒼天
自縊而結束了一串問號
放豬的詩人高論朦朧
做一位陰差陽錯的離世者
波恩大學演講的英姿
對比荒島草原的牧人
是天才是瘋子，你來了
就是扮演詩人的角色
至於悲劇，留待歷史
塗下聲聲的感嘆
仰首，中國的一顆詩星殞落了

九三年十月廿六日墨爾本

婉冰的詩

老人院

那背叛的四肢
懶慢的去脫離常態
牽動的，竟是
滿臉歲月
盼望著兒孫輩片刻關注
風縱然不忍欺老
仍頻頻顫抖身軀

昔日他曾叱吒風雲
過去她也嬌媚無比
如今痴笑、悲泣
呢喃低語，就是
不甘無言枯死

是將盡一滴蠟淚
是將停演的角色
這寂寂寞寞的地方
原來是人生最後的驛站

九三年十月於墨爾本

梁子的詩

無　題

搖落塵封的徬惶
走出孤寂的冷漠
柏拉圖掉在地上
低頭嘆息

流淌一地春水
堆集男兒的惆悵
化作江中的小島
遍布鵝卵石和細沙
無心淘金

一堆堆顏料　堆砌
一幅幅油畫
深埋在心中的藏館
永遠也拿不出來
展覽

九三年寄自重慶

遠方作品

夜行車

眼前有兩掛項鏈
都用寶石打造
我卻選擇
嵌於其間的
那串深不可測的唸珠
且阿彌陀佛
　　阿
　　彌
　陀
佛
　心
　懷
　虔
　誠
把
　佛
　　一
　　路
　　唸
　　下
　　去

時　間

抱窩的母雞
興奮地
反復默數
座下躁動不安的蛋
褲袋裡的破洞
卻把童年的堅果
一一丟失

從達芬奇的微笑
移至羅丹的沉思
我的目光
再次投向稻田麥壟後
穿越荒野
無視亙古
而逼近虛無
直沒入似是而非
之中

九三年加州

馬蘭作品

日

穿一件男人的黃色拉鏈衫便搖搖晃晃
沒問主人的名字便推開門，搖搖晃晃的祇有
喝冷開水的男人晃搖問我問我多大了
後來經過鮮花和酒精的慫恿，我知道
這是水到渠成的埋伏而我要去的地方太遠
這裡的夜我說不清是新鮮的腐朽或腐朽的新鮮
說不清夏日我心智了然卻怎麼身不由己
遠方的弟兄還在海邊
我爲一堆形式決定內容的日子而自首，我豈止
是疲憊
我總想去想去的地方而我又偷懶又忠貞的停泊
高聳的乳峰其實好軟弱好容易滿足，我聽見
流產的記憶又一次流產　祇要有曲線就有水啊
也許花朵便是姦屍犯，酒精則爲膀胱癌，是的
當靈魂被自我介紹去相親　我攪亂了空氣
也收獲了另一自我。　從此歲月追蹤我
回憶過去開始微笑不已

1987/8/12

在風中

在風中，讓我寂寞地按摩風
隨後給我一段預料之中的艷遇

我不敢說我眺望他很久
不想說他的誤解我絕難感動

從記憶中復生　女人的癡情
璨爛奪目　纏繞沉船
沉船的孤獨　船沉的瘋狂

畫家的舞蹈　赤裸裸地
破窗而入　我似是而非
面對過去　想念你
所有未被你整除的日子
是等待　等待是一種便秘

1990/6寄自紐約

李國七的詩

酒　吧

如同你知道的
我只是一個偶爾出現的男人

人漸漸多了
彼此的眼眸看不到歡悅
只有寥寂
爲城市之夜跳一支燦爛的圓舞曲。
彷彿又回返穴居年代

如斯刻意地尋找
舞與歌卻繼續下去，是否——
直到一個文明的淪落？

怎樣我才能打開一扇詳靜的門。
朝向溫馨的未來。
整個溫和季節的前奏。
……“可以驅逐魘或陰影，並且表揚
生命所有的未知都值得期待。”

九三年寄自馬來西亞

陳哉的詩

一陣迎面的風

一陣迎面的風
我飄走

果子落下
落向沉沉的土地

在繁茂的林間
在致蜜的果肉裡

我要回來
我要生活

九三年寄自安徽

東方浩的詩

冬日黃昏

這樣幽冷的黃昏　我燃起火爐
誰將與我倚爐夜話呢？
許多陌生的聲響　輕輕叩打
我遍布寒意的五指
火焰已經竄起來。我身披大衣
爲什麼寒意依舊

許多熟悉的樹和路
已改變模樣　在鏡中和你的眸子中
我的模樣又如何呢？這樣的夜
火焰已經竄起來
可我依舊寒意陣陣
我曾經靈麗的五指　已握不住
細細的筆　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誰將在夢中在無窮的寂寞
對我大喝一聲
讓我迷惘的瞳仁再現靈光
讓我敏感而純粹的手指
再深入人類高貴和尊嚴
火焰已經竄起來　我冬眠的血
終將再一次洶湧
溢過你高高的心堤　如同那一個
不可逆轉的季節和花期

九三年一月十九日

涂擁的詩

流淚的水牛

月光下的水牛
泡進南方的水中
一頭渾身是水的老牛
把黎明的曙白
攪得嘩嘩作響

這時的萬物溫馨於田園中
勞累的呼嚕從牛背滑落
睡眠使丘陵更加柔情
寂靜中稻草垛攤在手掌
牛蹄翻過犁刀
故鄉的夜晚
閃爍著水和鐵的光芒

以鐵勒進肩膀
水牛游過苦難的土地
在桃花的指引下
踩入我們的思想

掛著露珠而來的水牛
它的目光中
是什麼樣的花朵將要輝煌

九三年寄自四川

葉輝的詩

嘗　試

一個煙霧瀰漫的返途。那迫近我的
熟悉的東西，從眼睛深處
飛速消失。我踏在逃逸的腳步上
因恐懼而不再自知

那時，盲者的燈光不是爲了自己
而是爲了他的伙伴。把斑馬線
比成一段竹子，一條帶著鏈子
仍要遺棄他的惡狗

那夜，他獨自出門，站在
月色下的一棵樹旁思索著
在一片陰森的森林邊緣

我的回憶，不是模仿模糊的鏡面
只是想象。我感到身上那個
沒有雙腿的人正用力按我的肩膀
他想看的更遠些

九三年寄自高淳

後棠的詩

觸摸冰塊

冰河茫茫
夸父掌壓其上
血溫攻堅，千軍萬馬倒戈撤退
怒吼一聲後，頓現滔滔
夸父張口　氣貫長虹
泱泱之川頃刻乾涸
五千里河山遂雪過放晴
花樹璀璨，列隊河床的卵石
也縱情歡唱

千年以後，誰正模仿巨手
探測一塊薄冰，想製造奇跡
稍一觸摸便僵化爲石
難言的表情鐫刻在定格的容顏
待到融融春陽解開雕塑的迷穴
醒轉的孩子卻不再回頭
舉步又向冬季的邊緣

九三年五月寄自福清

珍妮特・弗瑞姆詩四首

◎康夫譯

弗瑞姆，1924年生於鄧尼汀，畢業於鄧尼汀師院和奧塔古大學。曾兩次榮獲新西蘭文學托拉斯頒發的成就獎：1958年因其小說《貓頭鷹叫》（Owls Do Cry 1957）；1969年因其詩集《袖珍鏡》（The Pocket Mirror 1968）。弗瑞姆詩作不多，主要以小說家見知於世。著有長篇小說《水中人面》（Face in the Water 1967）、《字母表邊緣》（The Edge of the Alphabet）、《雨鳥》（The Rainbird）等；短篇小說集《瀉湖》（The Lagon）、《冰庫》（The Reservoir）。

當日照比恐懼長

當日照比恐懼長
當鳥群飛得比憤怒遠
當天空容納更多的雲
照耀著更多的太陽
比愛的手掌捧的恨還多
即便如此，我也要在這懶散的
七十歲生日宴席上說，太陽侍者，
鳥侍者，天侍者
我不餓
把盤子端走。

假如人無記憶

假如人無記憶：
城無牆
不用守約。
睡著、夢著安全
醒來眞誠；
晝無暗色
夜無詭計。

在家裡和街上
熱麵包，冷石頭，
熾熱的、齒冷的愛和恨
之單純使人
無邊無界

假如人無記憶

研究生

她活在字母中。她知道
合適的引語、情節，
讓詞匹配其時
如狐皮匹配逃逸的狐狸
帶著金色尾巴和斑爛的毒
他和他以及她都如是描述過。骯髒的借者
夢想他人的生活，生活
在太陽下郤平躺在
他人的書頁間如有用的書簽，帶邊的
自我中心。

她仍在等驚心的水池
那裡什麼也不生，魚兒絕游，
沒有蘆葦沒有水草——一場無望的夢
因爲
——"湖中菖蒲已枯且無鳥歌唱"

降　雪

降雪，降雪處鼻涕蟲把
你的身體嚼成兩半，
時間在你的傷口上
敷藥療傷。

你我都不會懂得
今年的花朵。它像
一個失去的幻影膨脹
充盈四季。

我聽見沉重的白鈴
在敲響。
我看見悲傷的送葬行列
移向白教堂。
照在綠色塔尖上的太陽
如此美麗。

我喜愛的美詩

非馬譯

勃克（1897-　　）生於匹茲堡。受過大學教育。搞過音樂評論及文學評論，曾在芝加哥大學教過書。

合謀者

在別人聽不到的地方，偷偷地，
他耳語：『妳獨一』；她：『你無雙。』
一場公平的交易。他們在一起合謀，
合法地，圖占便宜。

走進市場，他們從公共貨倉裡
搬出桌子，椅子，還有別的，
據爲己有。這些東西，
他們認爲多多益善。
占有，保存，撫愛———
除了他們，還有誰配？

天黑之後，在關起的百頁窗裡，
門上鎖，燈滅熄，
在婚姻的私室他們一言不發
各自取出他們的傳家之寶
他的同她的合在一起，把玩通宵。

沈，沈…何物懸垂？

八十
讀他二十的時候
寫的詩

暴風雨過去了
大樹間一陣强風
雨滴濺落
在屋頂上

龐然大物

他很突出
這詩人
非常活躍。

產量驚人。

當他摔起來
老天爺他可眞摔———
你最好站遠點。

碩大？
莊重？
勻稱？
冷靜的自我肯定？
這傢伙都有了———
還有曲線。

我說的
是個馬屁股哪！

試論美國華文新詩*

翁光宇

特定的創作環境、文化背景、生活體驗和美學認知，形成了美國華文新詩詩史的年輕、詩質的深厚、詩風的明朗的三個特徵，構成了海外華文文學星空中一顆璀燦的星座。

一

美華新詩的歷史較短，具有明顯的當代性。

旅美華僑華人的歷史雖不及東南亞那樣久遠，但至少也可以追溯到19世紀美國對西部的開發。大批的“契約華工”的血汗洒在美國西部鐵路的路基上，他們中許多人的生命葬送在美國西部的金礦中。那時，舊中國貧苦落後，戰爭頻仍，國勢衰弱，民不聊生，移居海外的中國人，都是爲了謀求生路。他們沒有文化或只有很低文化水平，根本不可能從事只有溫飽之餘才能從事的文學創作，自然形成不了美華文學的氣候。個別人如林語堂，雖1936年就已移居美國，但他在美期間的著作，均用英語寫成，也就不屬美國華文文學了。

50年代，紐約的《白馬社》詩社較具影響，詩人心笛清新暢麗的詩篇，曾受到胡適的讚賞和文學史家唐德剛的好評。但美華新詩呈現蓬勃之勢則是60年代以後，特別是70-80年代的事。本卷選入的作品，大部份是70-80年代的作品。雖不敢說沒有疏漏，但盡可能做到：一、尊重美華新詩蓬勃展現之史實；二、反映美華新詩質文並茂之成就。

就史實的考察來說，美華新詩的蓬勃展現實與台灣60年代起的留學熱潮關係密切，也與改革開放後的大陸青年移居或留學美國有關。一批學成定居美國的台灣學人，是美國華文新詩創作的中堅。本卷選入的美國華人詩人38位，其原居地、文化程度、年齡層次分布如下：

1)旅美前原居中國台灣的23人，佔60.5%。23人均爲大學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博士10人，碩士4人，佔60.8%。60歲以上的6人，佔26%；40-59歲的17人，佔74%。

2)旅美前原居中國大陸的7人，佔18.5%。7人中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4人，佔57%。40-50歲的4人，佔57%；39歲以下的3人，佔43%。

3)其餘8人或原居香港、或僑居菲律賓、越南，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較低，多爲中青年。

由是可知，沒有近二、三十年來有較高文化的華人的移居，特別是沒有台灣學人在美的定居，就沒有當代美華新詩的蓬勃局面。而這一創作隊伍的組成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華新詩質與文的風貌。此點留待後文闡述。

從成就的評判來看，無論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海外華人作家詩選》，還是台灣巨人出版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中的“詩歌卷”，所收入的旅美華人作家新詩，多爲近二、三十年的作品，特別是近作。當然，一部大系的選本，能展現五·四以來優秀新詩的全貌，自然很好。但當編者的資料、學識無法企及，與其勉強求全而存蕪，不如捨“全面”而擇精華，以近貌展現其豐姿。我想上述版本的選擇大概本乎此。台灣作家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1970-1989）·散文卷》，所選的作品“百分之九十皆係近作”。對此，她在《散文卷序》中這樣解釋：“大部分的作者都提出他們近期的作品，使得這本`二十年´來的散文選出現不十分平衡的現象。彷彿前面一大半都不算了似的——這一點，我和其他兩位編輯委員並不打算刻意`糾正´。一個作家，如果願意把自己像年輪一樣一層層展示出來固然很好，但如果他只願意給人看到他的`近照´，也很正常。我覺得如果大部分的作家都自認最近期間的作品是最好的，未嘗不是極好的現象，只有不斷進步的作家才會有這種自信。”參照有關大系、選本及張曉風的觀點，只要所選是美華詩人最好的作品，時間上的不平衡則不必刻意“糾正”了，讀者可從近貌中窺視美華新詩的概貌。

這是有關當代性的認識和說明。

二

美華新詩情感眞摯，思想內容深厚。

詩貴眞情抒情是詩的特質之一，抒發詩人獨特感受到的能夠引起普遍共鳴的眞摯而高尚的感情，動乎心而啓乎知，是新詩的重要使命。因此可以說，沒有眞情就沒有詩。在台灣早期現代詩風潮中，曾有過“重知性”而“放逐抒情”的主張，創作實踐已證明它的偏頗。它的倡導者紀弦，晚年定居美國，也“修正”了他早年的看法：“我也反省了我自己，修正了我的看法和主張：`抒情´

與〝主知〞並重，不再絕對地堅持〝情緒之放逐〞了。”（《現代詩在台灣》）早期台灣現代詩的另一弊病是逃避現實的虛無思想，雖有其歷史的成因，但形成一種傾向則是有害於詩的健康發展，故它在70年代初受到了嚴厲的批判。美華詩人中不少是親歷了台灣現代詩風潮的，已經獲得免疫力；而其創作活躍期又是近二十餘年，即在台灣現代詩反省了早期弊病之後；再加上現居的環境比較自由，不必像台灣當年那樣受制於政治的禁忌和流派的紛爭。因此，如果說美華新詩與台灣現代詩關係密切的話，那是指吸收了它的有益經驗，排斥了它的負面影響，自主地抒寫現實時空中的體驗，以深沉的歷史責任感反映現實，表現人生。

美華新詩中有著濃郁得化不開的中國情意結。

作爲第一代有較高文化的新移民，近百年中國坎坷的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傳統，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國土，同爲炎黃子孫的親情……深深嵌進了美華詩人的心靈，溶入了他們的血脈，形成了從顯意識到潛意識的解不脫的中國情意結。他們與中國血肉相連，根葉相依，空間遠離國土、精神貼近祖國，發而爲詩，便是那些家國之思的動人篇章：

眞美中的至美
樂聲裡的美樂
我突然發現
那最美的聲音
是來自故國故人的鄉音
——心笛《鄉音》

無論年序長幼，來自何地，意識形態如何，他們共奏赤子心曲：“在這裡，我只是個旅居的外賓／黃河和長江還流著我的戀歌／地球那邊，有我慈愛的母親／……今天，雖然我多麼愉快和幸運／卻未忘自己是炎黃的子孫”（老南：《赤心曲》）。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華新詩中的家國之思，不少已離開個人心境感嘆的淺層面，而在歷史使命感的深層次上抒寫內外同心愛我中華、振興中華的群體意念。在這方面，鄭愁予的詩最耐人品味：

跪下，在溫暖的土地上
與紅通通的落日面對面地
跪著

雙膝陷入鬆軟而
膏沃的大地裡
這麼香馥馥的
油浸的麥糕一樣的
黑土啊
我捧起一捧
緊握
像在夢裡握住
遠方親人的手
面對這
飽滿的落日
它正落向
我貧瘠的
鄉國呢

盼望啊
鄉國的土壤有一天
也這麼地
連天越野地
肥沃起來
也這麼溫暖的
讓我
跪著
熱度從雙膝傳上
喉結，傳上
眼穴
蒸得淚水也是暖暖的
——《在溫暖的土壤上跪出兩個窩》

由歷史到未來，由此岸向彼岸，詩意蘊藉深厚。IOWA等美國中西部，當年也是荒涼貧瘠的，它今天的膏沃富饒，成爲美國的糧倉，是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創業得來的。詩人跪在此岸IOWA的黑土上，遙向彼岸的祖國深深祝福，愿它早日昌盛富強。誠然，詩人的祝愿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共同心愿。這個愿望的實現已在改革開放的中國顯露出曙光。在《雪的可能》一詩的“補記”中，鄭愁予說：“〝愛我華〞的聲音很好，既指中華又指IOWA。”由此我們可以體味詩人在IOWA黑土上“跪出兩個窩”的深切情意。這對於那些只知“談房子，談車子，談孩子”而淡忘祖國的人來說，適成反差，無怪乎詩人嘲諷其爲“雜物”：“使人忍不住想起／一個完全成熟的科學家／是一個蘊育了滿懷秋陽的蜜瓜／睡在遠離泥土而標價顯明的／超級市場裡／豈不正是異國人的雜物？”（《爬梯與雜物》）人總要有點民族精神，它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振興的凝聚力。一個人一旦只謀私利而忘卻鄉國，也可能體面光鮮，其價值充其量只不過是異國超級商場上待價而沽的商品罷了。鄭愁予的詩，是使命感意識鮮明強烈的詩。

從孔夫子的仁愛學說，到孫中山的天下爲公思想，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哺育著美華詩人，愛中華與愛人類的精神在他們的詩中息息相通，融合無間。

當今的世界，和平與發展雖已成爲潮流，但在某些地區，人民仍在飽受種族歧視和戰火紛飛的災難，而這些災難又與美國的霸權主義密切相關。因此，美華新詩中的反戰詩都包含了反霸權的時代內容，顯示了它的特點：

當血紅的太陽跌進地中海
貝魯特，昔日的中東巴黎
就轟然焚燒成一座煉獄——
火光照著死亡昂首闊步
踏過以鮮血之氈鋪的大路
……
一個古民族的新復國主義
一個大國的縱容把戲
——李黎《貝魯特》

謀求霸權的擴張主義戰爭，使得和平的土地在燃燒，無辜的平民在流血。這是野蠻對文明的挑戰，獸性對人性的屠宰，有良知的人無不義忿填膺。詩人禮讚弱小民族的抗爭："愛成火藥／爆炸青春／死希望活的／民族不再是囚徒"（許達然《沙娜的青春》）；傾聽到死魂靈的哭喊："倒塌吧／冰涼而無情的大理石／消失吧／塵土一般的功名／還我們血肉／還我們生命／讓——我——們——活／讓——我——們——活"（安晨《死魂靈的叫喊》）。表現了關心人類進步、熱愛世界和平的精神。

對現居國社會現實的觀照，對現代人人生經驗的感知，是美華新詩中較多涉及的題材和內容。這部分詩包容廣泛，但都能切中現代社會與人生中的各種問題，表現了詩人的憂思。美國是富裕的國家，但不是人人幸福的國家：

這邊是博物館
——人的智慧的升華
那邊是消遙宮
——人的靈魂的墮落

有最白的人
有最黑的人
有出入豪華公寓的人
有蹲在貧民窟的人
有人珠光寶氣
有人衣衫襤褸
有人享樂
——錢幣的揮霍
有人乞討
——錢幣的攢集
有人犯罪
——錢幣的搶奪
與自由神像隔水相望
——有有錢的自由和不自由
——有無錢的不自由和自由
——安晨《曼哈頓》

雙向對比的全景素描，顯現出美國社會天堂與地獄並存，揭示了美國社會諸種問題的癥結所在。美華新詩中所反映的諸如兇殺、搶劫、種族歧視、人的孤獨、冷漠、迷惘……無不是社會弊端的具象展現。余光中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總序》中說："有錢的社會未必幸福。錢可以買東西，包括各式各樣的機器，來爲人代勞，供人享受。但是機器多了，也會製造噪音，阻塞交通，帶來車禍，並且引起各種污染。繁榮的社會有利可圖，所以從前的純樸勤奮變成了今日的投機取巧。另一方面，在一個文化失調的暴發社會裡，一般人也往往只顧爭取自己的權利而不顧他人的權利，面對多元化的分歧而陷於價值的混亂。80年代末的台灣作家，面對的正是日漸澆薄的社會和迅趨憔悴的自然。"余光中是針對台灣作家面對的80年代末的台灣社會而言的，當然不全適用於美國，但其理亦然：有錢的社會未必幸福。美華新詩中對社會、人生抒發的感嘆與憂思，反映了金錢主宰一切的更爲澆薄、更爲利己的美國社會現實，爲我們顯現了美國社會的浮世繪。

三

美華新詩個人風格殊異總體風格明朗。

美華新詩的許多作者，是完整受過中西文化教育的學者詩人和業餘詩人，有較高的中西文化修養，他們又直接生活在自我意識強烈的自由、開放的社會，主觀和客觀都爲他們充分發揮藝術個性提供了良好條件。紀弦的孤傲詼諧，葉維廉的含蓄繁美，鄭愁予的婉麗清逸，楊牧的堅實豪放，非馬的冷凝簡煉，許達然的鋒銳精悍，杜國清的浪漫耽美，心笛的自然流暢……殊異的個人風格，組成了美華新詩多姿多采的豐富畫面。

同樣的主、客觀條件，使得美華新詩避免了早期台灣現代詩割斷文化傳統、生吞活剝西方而產生過的晦澀詩風；也避免了五四新詩發展過程中因偏執於功利而產生過的淺顯詩風。美華詩人，無論是來自中國台灣的

現代派詩人、鄉土派詩人，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寫實派詩人，或者來自東南亞僑居國的其他派別的詩人，他們的詩，在總體上繼承了包括五四新詩在內的中國詩歌傳統，吸收了西方現代詩的藝術經驗，形成了一種既有中國詩味又有現代美感的明朗風格。

晦澀、淺顯、明朗、各爲詩之表達的美學特徵。晦澀的詩，語言混亂，意象破碎，思想模糊、近似夢囈；淺顯的詩，言淺意近，浮於事象，缺少深度，味寡如水；明朗的詩，語言明晰，表達精緻，言近旨遠，耐人尋味。所以，明朗是對晦澀的反撥，也是對淺顯的糾正。余光中稱明朗爲“洞察下的深邃，純樸了的豐富”的“詩之表達的美德”（《論明朗》）。美華新詩的明朗風格表現在圖畫美、音樂美、秩序美、語言美等諸方面。當然不是每個詩人如此，更不是每首詩如此，而是在總體風格上的趨向和表現。這裡僅談談語言美。

語言美包含詩之語言的準確性、凝煉性、暗示性、呈現性以及矛盾渾成等諸種因素，一首新詩的語言，具備某幾種或諸種因素，其詩味和美感便令人回味無窮。

我們且以紀弦、葉維廉、非馬三位個人風格迥異的詩人的詩爲例：

吳奔星看我，
我看徐遲，
徐遲看大江東去。

都是些看風景的人，
而也都成爲風景的一部分了。

——紀弦《風景》

紀弦的詩常在平中出奇，淡中儲味，注重整體象徵，語言明白如話，內容堅實深沉。《風景》運用時空大幅度跳躍的手法，將詩壇三友的深摯感情，他們終生對繆思的追求及其成就，完美地傳輸給讀者。詩中的四個“看”字，似乎呆板、平常，實則執著、意深：只有執著藝術、敬重藝術的人，才會那樣痴迷地專注藝術、創造藝術。《風景》這一象徵性意象語，更使全詩意蘊深遠。

迷濛裡
一個斗笠
隨著牛步
一起一伏的
歸來

風流不必問
盡在畫圖中

——葉維廉《耕雨》

葉維廉的詩形相展露止於“理”的邊緣，只呈現“如此”，不言詮“什麼”，是典型的純詩。《耕雨》以文理細緻的筆墨描繪了一幅恬淡、高遠的雨中歸耕圖。語言簡約而文雅，意象單純而明淨，外在景象的呈現與內在心象的放射不著痕跡，自然天成。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非馬《鳥籠》

非馬的詩簡潔凝煉，立意新穎。《鳥籠》是一首反諷的哲理詩。鳥與鳥籠，是囚與被囚的一對矛盾，它是矛盾世界的一個象徵。按常理，鳥兒被囚才是失去自由；詩人卻突發奇思，鳥籠囚鳥需時時小心防範，又何嘗不是失去自由？於是反筆一撥：“把自由／還給／鳥／籠”，反諷強烈，發人省思。這首詩的語言運用和秩序安排，達到了不可增刪一字或移易半行的精純程度。“走”字單獨一行，在秩序上是關連上下，在詞意上是對立面的兼達：既讓鳥兒飛走，又讓鳥籠走開。非馬用字可謂惜墨如金。

美華新詩中運用語言成功的好詩還很多，這裡只是舉一反三而已。從中我們可以窺見美華新詩明朗風格之一斑。

語言是藝術傳達的媒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包括圖畫美、音樂美、秩序美在內的一切詩美，均依賴語言美來體現。上述詩例中已體現了這一點，不及細述。回顧新文學七十餘年的歷史，用白話寫小說、散文、話劇（戲曲別論）等，除“學衡派”等曾發出過一陣噪音外，無有異議；所取得的成就，也衆所公認。惟用白話寫詩，爭議頗多，好惡不一。究其原因，從詩自身來說，與中華文化的審美定勢有關。在傳統文化中，詩、詞、曲、賦屬於韻文；新詩適應時代的需要，捨韻文工具和格律形式而取散文工具和自由體形式表達詩情詩想，這無疑是必要的、正

確的。但新的工具、新的形式並非那麼容易掌握，特別是眞正具有詩美的詩，尤須重視語言，否則，便流於“散文化”而遭非議。因此，爲了新詩的發展，對與我們共用母語中文創伯的美華詩人在語言錘煉和運用上的有益經驗，我們應該珍視和研究。

美華詩人非馬在《中國現代詩的動向》中說：“我認爲詩是以最經濟的手段，表達最豐富的感情的一種文學形式。換句話說，詩人的任務是用最少的文字，負載最多的意義，打進讀者心靈最深處。”“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詩人應該是“藝術至上”和“現實至上”者。就是說，詩，應以完美的藝術技巧表現最深厚的思想內容，以感動衆多的讀者。這是非馬的創作經驗，也可作爲我們對美華新詩的期望，因爲收本卷的詩並不平衡，需朝這個方向努力，共同繁榮海外華文文學。

1993年春於廣州暨南園

＊本文乃作者爲《海外華文文學大序・詩（二卷）》所寫的“編者序”。作者現爲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美西之詩：

裸露於海面的一塊新大陸

◎莫宏偉

自從接觸到發行於洛杉磯的【新大陸】詩刊，筆者每期讀完都對該刊詩人作品多了一番認識。現試將個人的一點粗淺觀察整理出來，但求拋磚引玉，增加國內詩壇對海外華文詩歌動態的注意而已。

一、陳本銘

我們不可否認：他是左手與右手並用寫詩的怪傑。如何解釋？左手是虛筆，右手是實筆，虛實結合的寫法，便算是左右手寫詩了。

這種認識，我們首先是從一首名叫《老》（《華夏詩報》總75期）的短詩上得到的：“一根手杖支撐住／自我的偉大／黃昏來了／戀戀顧盼龐碩的投影”這是一位“龐碩”的老人的形像寫照，“自我的偉大”一句是虛寫，其他三句是實寫。這僅有四行的詩，添上一筆虛寫，使整首詩神采飛揚，彷似白開水中添糖加鹽，讀之津津有味。

哲學上的事物分爲表象與本質的，詩亦然。當我們越來越感興趣地翻閱本銘先生的其他作品，我們更加確信：在詩中，他不但看到水面漂浮的一切，也看到水底的岩石、沉澱物，這從他的《音樂》一詩可窺見一斑。他獨具匠心，將音樂喻爲“搖動我　引我”的一條河。在這“河”中，感覺著“蔭涼的樹叢”，“花與草徑”，這是音樂給人的美好享受。在音樂的陶醉裡，本銘先生可謂高人一籌，將這種陶醉昇華到更高的思想天堂，“到抽離的國度去／沒有任何主義／政客／污染”。我們不得不佩服他，對純潔如水的音樂獨特的感覺，虛實揉溶，是出乎我們千萬種意料的。

到此，若果我們再打開他的詩卷，便發現他的詩歌正如有強大翅膀的水鳥，翱翔、掠過浩渺的海面。本銘先生的詩，有一種無可抗拒的魅力。亦是我們努力要尋找的一種。

二、陳銘華

單單從詩上論述這位從事電腦工程的詩人，我們很像面對懸崖或奇花一樣措手不及，驚奇萬分：他的詩充滿了哲理性，儘管他已經標明自己——以傳統結合現代的手法展示現代人豐富及複雜的感情。

我們且以《鞋店所見》（《笠》詩刊總172期）來充當第一位見證人：“一隻隻／張大的嘴巴／注定吞盡塵土”，作者首先賦鞋以思想，是一副“頭破血流”的狼狽樣。但“鞋”畢生在追求夢幻和虛榮，在“等整生婀娜地參加／一次夜宴”。最後一筆，隨手拈來，卻是雞中之鶴，使此詩突兀，煥發光彩。“鞋”這種遭遇，在生活中與某些人何其相似！

接著，我們又毫不困難地推出第二個佐證：《蔬果攤上》（《新大陸》總12期）。作者擇香蕉而寫：“驀然回首／它卻把皮膚剝下／痛苦地印證／死亡之甜　及／白”寫得殘酷，驚心悚目！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想到，他的詩充滿哲理性的基因在於“向中國傳統文學取經”（黃廣基語），得力於古典的深刻。最近，銘華先生先後將詩結爲《河傳》及《童話世界》兩本詩集，“對多年來的心血作一個正式的交待！”，相信看過這兩本詩集的讀者會更加肯定我們的掌聲與看法的。

三、達文

當我們不經意地走進某一個詩歌實驗室時，我們便會發覺：而立之年的達文先生，正致力於一項潛移默化的實驗，我們仔細一看時，實驗的材料是：語言。

讓我們沿《原流》返溯，找尋他更早的笙笛與歌聲。從他的實驗台上，從大大小小，堆堆疊疊的成品中，我們隨意抽出一件《九月的夢話》（廣東《原流》詩報總4期）：“暑天蒸煮過的村莊／在一直延伸的曠野上／縮小　躲進稻草背後沈浮閃光／啊　如何穿過吞蝕樹的暮靄／我的視線沒有停止擴展”達文以他斑爛多彩的直覺性描寫，讓我們目睹了一場廣闊的圖景：九月的黃昏。而他“終於在黎明之前／眞正入睡後／對著生命哼哼地笑”這一闋作者蔑視生命，對自我精神作了高層次的提昇與救贖。達文先生是90年移居美西的，在這之前，他已經得益於中國大陸一代又一代的朦朧詩、先鋒詩的經驗。

接著，我們又簡單地對《南方》（《一行》總14期）的性質作一些非常必要的闡述。作者首先給整首詩籠罩上一層悲愁，隨之將自己定性爲其中一道的南方森林：“在所有的山峰上空／眺望”在這裡，達文表現出自己習慣的手法，回歸到語言和意象的母體，而使表意昇騰到一種純潔的高度：山峰上空。如果說寫作就是坐下來審判自己的話（易卜生語），那麼我敢說，對於注重探索性的達文先生，是一種艱難忍受的開始。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相信達文先生會給美西之詩帶來一種可喜的氣息。

四、鉅大的背後

寫到這裡，我們不禁想起龐德的說話：“技巧是對一個詩人眞誠的考驗”。我們已經承認一個事實：千瀑、黎啓鏗、遠方、區劍鳴、陳方圓、許德榮等……都以其飽滿、堅實、博大與絢麗的氣勢，狂飆猛進進！對於這一塊日益裸露海面並且閃爍光芒的新大陸，對於這一群保持著靈魂的高蹈與不懈的熱情的歌者，我們悄悄地脫帽，致敬，沈默，繼而鼓掌！

而我們始終要說的是，不僅在美西，我們看到了薈萃的海面之上的一顆顆風起雲湧的星辰：非馬、秦松、鄭愁予、彭邦楨、楊牧、葉維廉、許達然、程步奎、張錯、夏雲、劉荒田、老南、陳雪、紀弦、劉耀中、洪素麗、李黎、周策縱、藍菱、嚴力、宗鷹、丘宜明、李塵、丁雄泉、陳齊家、林泠、鄧泰和、周正光……他們閃爍、發熱、雍貴，並且永恆！讓我們從遙遠的此岸，默默地注視熠熠發光的彼岸，感受他們傳來的鉅大的轟鳴的熱量！

1993/6/11於華南師大

遠方送來的喜悅

《雙色帆》讀後

◎心　水

意外收到詩人遠方寄贈的詩集《雙色帆》，隨手翻閱。早在數年前《我們》月刊的副刊上經已拜讀過遠方的詩；而《新大陸》幾乎每期都有他的大作。彼此的名字常常相見，也算神交。這兩天捧讀完《雙色帆》一百卅一首詩後，心中濃濃地被一份喜悅盈溢，給遠方的鄉愁及詩情感染。

不論是塵世風物，或是此情懷舊，只要細細吟誦，有心的讀者必能在詩句優美典雅的文字結構裡追尋詩人豐富的感情軌道。《自序》表達的詩觀：“詩要有廣闊的出路，還是應當讓人讀得懂至少讓有相當文化水平的讀者群衆讀得懂。”當全書讀完後得到證明詩人的作品始終囿於自己的詩觀內。被讀者接受理解的認知上也是我創作詩時的要求，凡追求新古典主義，擺脫虛無朦朧晦澀的詩人們，都會認同這點相似的詩觀。

遠方在福建泉州出生，我原籍泉州同安，郤至今未涉足故土，對遠方的鄉愁，竟有份嫉妒及親切。

幾聲柔櫓
夜夜搖入我的夢鄉（頁10）

故鄉的江我沒見過，詩人夢鄉的櫓聲，用柔字形容，眞令我叫絕。他擔任中學語文教師，文字功夫上乘，於此可見。划船工具擊水，不是水柔而是“柔櫓”幾聲，詩味的濃度就加深了。

插在歲月不肯寬恕的鬢角
夾進浪游的索隱裡（頁92）

想像把煙花又插又夾的收藏起來，鬢角成霜、年華老去是因爲“歲月不肯寬恕”，細細咀嚼怎不佩服詩人的技巧和豐富的意象呢！

進入不惑，詩人的掙扎是如此著墨：

自從一巴掌被打入中年
就開始更痛苦的掙扎（頁93）

流逝的歲月居然是被“一巴掌”打走的，被打的痛苦交纏著因人到中年的痛苦而“掙扎”，好闊的空間去聯想，詩人對動詞的掌握極之生動。

春風和好雨已經使人有美的感覺，詩人彷彿點石成金，，對仗工整的舖陳如聯：

手中斷劍揮舞起春風
眼裡老淚縱橫成好雨（頁107）

如把手中眼裡去掉，這兩句如聯的詩將更完美，未知詩人以爲然否？詩人對傳統國學有基礎，從詩裡偶然出現的對聯式能夠猜到，請看這兩句：

白晝同漂泊的浮雲無語相對
夜晚擁待溫的舊夢轉輾入眠
（頁117）

如果少了“待溫的”這三個字就平淡無味了，舊夢要“待溫”，詩味便無限擴展了。

一部白色的救護車
滿載兇險的病情（頁120）

救護車載人誰都知道，而詩人慧心，詩句才動容的寫成：“滿載兇險的病情”，眞是“絕句”呵！

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從詩句中流露：

無論是喜劇的高潮
或悲劇式的收場
我也不懈地努力（頁121）

皺紋的形成在詩人的妙筆裡，留給讀者豐富的想像餘地，細心吟哦是很過癮的：

當秋天把秘密鎖進眉頭
將充實典給昨日（頁140）

鄉思鄉愁鄉情自然湧現，沒有無病呻吟做作虛假，好詩的首要條件是眞，才能動人心魄。

淡淡花香溶入沁涼的風鈴
像故鄉的吳儂軟語

鄉音醉人，去國萬千里，夢迴故土，那份濃情從清脆風鈴沁出花香中竟是在異域難聞的“吳儂軟語”。

傅天林說過這麼一句話：“一首詩的背後總有許多具體的經歷，它們使我感受極深。”恰好可用作我讀這兩句詩的寫照。遠方對故鄉思念的經歷是眞實的，化之成詩，我生活的地方鄉音難聞，傳達了他的眞，也就令我特別感動。

失重的輕鬆和失落的悵惘
便同時掩殺過來（頁248）

黃昏是一日中很有詩意的時刻，遠方不落俗套的去沿襲別人的慣用語，驚心動魄的以其文字技巧，淋漓盡緻的讓“黃昏”在悵惘與輕鬆兩種極端情緒中“掩殺過來”。掩殺——動作快速，令你來不及抵擋，先前太陽還紅彤彤的，黃昏卻一下子蒞臨。這些引述的詩很像聖經裡被教徒朗朗上口的金句，誦記背熟，滿口芬芳。像：

感情已經烘乾成木乃伊
擺在失物處招領（頁118）

多背誦幾次後你將不得不佩服詩人的匠心。

只有八年的詩齡，遠方在《雙色帆》展示的才華實在令我衷心敬服。我寫詩讀詩卻不具備評詩的學問，讀後有份喜悅，隨便“捕風捉影”，見笑方家還望包涵，不當處也請遠方勿怪。墨爾本春光初展，這兩天在鳥聲沖淋下享受遠方送來的無數喜悅。謹此遙謝！

九三年九月十日於墨爾本

【越華新詩選】徵訂

【新大陸】擬定在1993年底出版的【越華新詩選】，是企圖爲歷年來華文新詩在越南土地上艱辛紮根曲折衍生的發展過程做些記載工作。同時還對一群默默創作、不問目的的詩人們的心血作品作尊崇的輯集，讓它們不至在浩浩的時間裡因漠視或政治上某些狹義理由而散失湮沒。

該集將輯選50年代至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及作品，其中包括目下仍在越南本土和散居世界各地仍繼續創作的各家詩作在內，將把越南華文新詩的風貌全景展現出來。現時編選工作即將完成，請已寄來稿件的詩友，儘快補充作品年份、作者簡介、照片等。由於計劃浩大，所費不菲。因此，在決定出版的同時，正式發出徵訂的呼籲。有興趣預訂的朋友，請以每册$US12.00（含郵費）的數目寄來【新大陸】，支票抬頭寫：WARNER TCHAN，聯絡處：新大陸詩刊P.O.BOX 3338 ALHAMBRA , CA 91803 U.S.A。

寫在《新大陸》詩刊三週年紀念

◎羅　瑩

今年十二月是《新大陸》詩刊的三周年紀念。生活在我們這個高度物質文明和金錢掛帥的年代，銅臭味充斥、泛濫在每個角落，芬芳馥郁的詩氣似乎已被人遺忘了，一份純詩的刊物居然能活到三歲，其間編者、作者與及支持者不知付出多少心力、物力、勞力才能創造奇蹟般爲我們開墾了這塊沃土！

"我們預備出特大號，就你對《新大陸》的意見給我們寫些東西，當然我們不要門面的掌聲，要的是諍諍意見……"編者來信這麼虛懷若谷，我只好從命了；然而怎樣才算是諍諍之言呢？想來自是離不了"貴刊這兒不好那兒不當"的彈劾語，如果是一個論題，那還可以據理力陳，偏偏詩這門學問最沒有邏輯性，我不欣賞的詩，也許別人拍案叫絕；是以就詩論詩，我覺得讀詩最易，好詩讀之如飲醇醪，遇到謎語般的詩，一讀也無礙，充其量猜不著個中含義而已；至於寫詩就較難，以我來說，沒有靈感時，就是搜索枯腸也寫不出一句來；至於比寫詩更難的就是評論詩了，評論是嚴肅的工作，與其泛泛其詞胡亂褒貶，不如不寫也罷，想寫有深度的評論文字，首先又要建立一個關於詩的完整的理論體系，除了對文學的體認，往往要涉及美學和哲學的範圍，這又豈是淺陋如我所能勝任呢？爲了取易不取難我就選擇做讀者的角色，談談《新大陸》給我個人的感受吧。

第一次收到《新大陸》，當時的我就彷如春雷驚蟄，從越南逃亡出來，經歷了幾許風霜雨雪，什麼詩情畫意，對於我已經是一個遙遠的夢，然而，《新大陸》的出現，卻使我看到同樣是從越南逃亡出來的文友，他們的詩心並沒有被現實生活銷蝕，在艱苦的年月中仍然鍥而不捨，那種感召力無形中把我多年來冰封著的一顆愛詩的心解凍了。

沒有鮮艷奪目的彩色封面，也沒有精美的釘裝，《新大陸》的外型和我們學生時代的學校刊物一模一樣，使我想起中學畢業那年，爲了給同學留個紀念，我們畢業班刊印一本慶祝畢業禮遊藝會的歌、集，從設計封面插圖開始，至寫鋼板、油印之後，還要一頁一頁依次序排好，然後再一本一本的釘裝，爲了如期完成，我們全組同學留在學校工作直到深夜仍未能回家。由此我深深體會到一本刊物沒有美麗的裝璜，它在物質條件欠缺的情況下之所以能面世，其間必然蘊藏著年青人的幹勁與及一種奉獻的熱誠，《新大陸》又豈能例外呢？好在刊物的價值是在於內涵而不是外在的裝璜。

翻開《新大陸》，這麼多位詩作者，自然每位都有其獨特的風格，作爲讀者，我向來不偏執於某種風格孰優孰劣，只希望分享作者所思所感，生活裡的悲與喜、愛與恨，歡笑與眼淚，無論是熱情的高歌或者是低迴的沉吟，同樣會豐富我的生命；因而我特別喜歡有凝聚力的詩，在每個字與字、句與句之間充滿張力，凝聚成一個有重心的「點」*，正是多一字成累贅，少一字嫌不足，這樣的詩會使我讀後覺得有所收獲。無可諱言，《新大陸》有些作品，詞藻瑰麗有之，意象新穎有之，可惜凝聚力不足，以致全詩未能突出作者要表達的情感、思緻；此外，作品的透明度也深淺不一，面對著透明度不夠的詩，我好像站在一個上了鎖的寶庫前，徒然望門興嘆！

有人說："詩何必要求看得懂呢？現代藝術中既然有不知所繪何物的現代畫，那麼詩自然也可以用這種手法去表現了。"這說法很值得我懷疑，首先我們要弄清楚，這兩種藝術的傳達媒介絕不相同，繪畫是由視覺傳達，一些顏色、線條就足以引起人的感應，例如紅色、橙色、黃色使我們覺得溫熱，藍色、青色、綠色使我們覺得清涼；而詩白紙黑色印出來用眼睛閱讀之後就變成語言的聲音，其傳達媒介其實是聽覺；最明顯的分別，繪畫不可用朗誦去傳達給欣賞者，而詩則可用朗誦去感動聽衆；一幅不知所繪何物的畫容或通過視覺達到某種程度的可感性，但一些沒有完整概念的語言從何引發聽者共鳴呢？以現代畫的理論基礎申引到寫詩這方面去看來是行不通的。而且擺在我們眼前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隨著物質的文明進步，時下一般人已把電視、錄影、唱機的享受取代了閱讀的興味，如此氣候，如此土壤，詩似乎也難以蓬勃，縱然仍有一些愛詩的讀者，但在現代都市生活緊張的節奏下，有多少人能騰出時間靜心去把一首詩苦苦思索呢？如果我們寫的詩沒有明確的思路去指引讀者，詩就會和現代人的生活脫節，可以斷言，這種創作路線只有把詩導向式微！

談到這裡也順便一提，《新大陸》刊出的作品，有時有些字句又橫又斜的排列，也有將整首詩或句排列成某種圖形，我們既然明白詩的傳達媒介是聽覺，那麼，我們不妨思考一下，這種只能對視覺有影響的文字排列，是否能把詩的境界提高呢？

如果說《新大陸》是一本現代詩刊，那使我認同的因素不是由於作品具備某種形式符合某流派，而是它的內容能反映現代人的生活；我相信最好的現代詩是由內容決定形式。作爲讀者，我只要求現代詩人從現代生活中汲取素材，再用現代人的語言文字去表達，這樣的詩已很夠現代化了，何必規限於某種手法甚至把詩寫到半透明或不透明才名之爲「現代詩」？那些什麼流派什麼主義的條條框框，我以爲對任何一個詩作者都是多餘的，打個比喻說，假設有人認爲詩要沒有韻才夠「現代」，這就是一個框框，而偏偏你醞釀中的詩，感情充沛得像抑揚挫頓的旋律，適合於用音樂性的語言去增強其感染力，

像李清照用“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十四個疊字的音韻，去突出那種侷促不安的心緒，這本來是內容與形式的美妙結合，之如果你要追隨　那個流派，你就得鑽進它的框框裡，生硬硬地排除詩的音樂性，這樣豈不是使你的創作受到侷限，同時也削弱了詩的美感嗎？我的意思不是認爲詩非有音樂性不可，只是說明形式應由內容決定，反過來說，像泰戈爾的漂鳥集，充滿冷靜的哲學興味，自然用不著音樂性去烘托了。所以無論什麼流派什麼主義的條條框框，抵觸了“內容決定形式”，都會使我們在創作過程中削足適履，豈不是很愚昧的事嗎？每個人都有內在的生命，每個內在的生命都可展現不同的動人姿采，我實在希望現代詩人拿起彩筆，忠實地譜出自己生命的韻律。

再談談《新大陸》的內容吧，雖然這份刊物由越南文友創辦，刊出很多越華詩作，但同時也介紹菲華的現代詩選，近年更刊出很多來自中國和其它地區的作品，可見編者並沒有地域性的窄狹觀念。令人贊賞的是《新大陸》在反映越戰傷痕之後，對於中國天安門學生愛國運動、釣魚台問題、中國大陸洪水爲患、伊拉克掀起的沙漠風暴、美國天使城種族暴動、而至最近索馬利亞戰爭帶來的饑饉，都作出回應，這些有血有肉的作品，充滿著時代氣息，作者們不高踞象牙寶塔，也不作無病呻吟，一聲聲的心響就是時代的脈搏，這才不愧是現代詩人！我的意思不是認爲詩非有群體意識不可，其實一切美感經驗包括兒女私情皆可入詩，太平盛世時也無妨去吟風弄月，只是我們今日生活在火與血、暴力與非暴力、極權統治與人權追求的縫隙之中，筆桿子肩負的使命責無旁貸，作爲現代詩人，正需要一份人道主義的精神。這也是我對《新大陸》路向的祈望！

完稿於九三年十月十八日黃金海岸

*文學形式如用圖形說明，散文就像「線」，詩就像「點」。

創作闡述

我和那間耀眼的小白屋

◎柳易冰

說不清何時和她結緣。

創作詩時，我常想尋找一種精神外化的象徵物，以反複表現自己多層次的內質情感暴露。使摸不到的抽象意識得以具化。

在《詩歌報》首屆愛情詩的大賽裡，我的詩作《小屋，白壁小屋》在六千多份稿中竟評得名次，後收入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詩集《禁果》裡，我倍加寵愛。88年秋菲律賓詩人雲鶴把它配以簡介、照片在馬尼拉出版的《世界日報》上刊用，次年七月台灣詩學季刊《葡萄園》主編吳明興推出的“柳易冰專輯”中該詩亦具重要地位。此外，四川《巴山文學》的“中國現代詩長廊”也選該詩。

呂進教授在論文《跋涉者的自白》中亦有提及。

收入丁慨然先生編的《中國中青年詩人成名作選》中我曾對小屋系列作過以下創作自述：

“那間我尋求，並不斷表現的小屋，事實上只存在於有無之間

小屋庇護著人類要求寧靜淡泊的意愿。

而我始終固執地認爲：那是種植我金色憧憬的鄉土；是穿越人世荒原、幾乎全數失落後喚起起碼的安全感，夢境的精神要求和理想境地的外延。從中不難窺出人類對命運、大自然加害於生命和由此產生的反抗。

我不願走出這片淨土；這方演出我一絲安慰的舞台。在這裡可唯一美麗、瀟洒、自由……

它確實存在於夢幻陽光下並發出耀眼的白壁。

外面盡是污染。

我相信。”

不久，它的姐妹篇《小屋是不是塊琥珀》又獲了獎。收進詩集《燃燒的感情》中去，並在馬尼拉的《聯合日報》刊發。

湖南詩人劉劍樺評道：

《小屋是不是塊琥珀》確乎讓人耳目一新。可以說是情自心坎流出，巧思不失自然，平靜愈見摯誠，輕俏愈見深沉，另有一番意蘊在。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布尼羅的一句名言：“只有眞才美，只有美才可愛”

除此，香港《當代詩壇》6-7期還發表了一首《白屋之戀》亦可看作“系列”。感謝好兄弟黑白詩意畫家任韶華運用相得益彰的更深層面闡述了我的創作。在他給我的信中如此闡述了他爲我詩歌創作中插畫時的想法構架：

我翻滾的思緒和你的自析相吻，我在畫面上表現的那個“另一種姿態”“亭亭玉立”和“豐滿的高樑”且是一種虛幻的影像，使人想到一旦海市蜃樓消失或被人強行拿掉，便會產生一種凄涼的落寞。我贊同你之所想：人生就是要有所寄托……一井樂土，就要有一種淡泊世俗的意願，去回歸那人生最初的眞誠和夢幻。

“外面盡是污染　我相信”我也相信。

以後韶華又爲《小屋之戀》創作了黑白畫，看著畫中主角，抱膝側首對那已逝的纏綿的感傷的依戀與思考，看著那塊在畫中佔有特別位置的黑色（消逝時空的烏有、阻斷情感的冷漠、牆或大山等等的象徵）看著那塊飄動往事甜蜜的圍巾，看著走向深處的情侶背影，我深深的在思索：我所想到的感人的發光點，我所刻迹的情緒細節，韶華用生動的視覺手段提高了好些規格和等級表現出來，除了對他才華欽佩外，不是也說明了我們在詩畫截然不同的藝術品種中具有何等相類似的造型語言。人逢知己千杯少，韶華表示和我同樣寵愛這組小屋系列組詩。

小屋至關重要，我在詩中會至心誠意不厭其煩地描繪下去，成爲我下半生寫不完的那首詩。除此，白壁小屋耀眼的屋頂上洒有動人的友情，請聽一位畫家、詩人的內心獨白：“我是爲這活著的。人，活著不容易，因爲我知道我曾經不容易過（現在同樣不那麼容易）所以我想讓朋友容易點。”（摘自曲光輝的來信。）

我的詩藝偶像、忘年好友台灣現代派領袖詩人紀弦先生自美國舊金山半島給我的信中說：“《白屋是不是塊琥珀》也寫得很美，可以說是《白屋，白壁小屋》的姐妹篇。的確，那間小屋對你是太重要了。”

此後紀弦戲稱我是“白屋詩人”。

血樹的意象及其悲愴意識
——序冰谷詩集《血樹》

◎吳　岸

遠在沙巴原始森林裡工作的冰谷兄，來信邀我爲他的詩集《血樹》作序，我頗感躊躇。冰谷兄與我年紀所差無幾，六十年代初已出道，出版過多部詩歌與散文集，他的成就早有定論。我們多次見面，都是在國內與國際的文學聚會上，他對詩的虔誠與謙虛態度給我最深刻的印象。現在，他的眞誠邀請，也就使我難以拒絕。

本書收集作者寫於1977年至1990年十三年間的作品，取名《血樹》，別有原因。

作者出身農村，後來又在大園丘工作，他的作品，很大一部份是以植物與果樹爲題材的，其中又以橡膠樹爲最多。

開卷第一首的寫在1977年的《血樹》，寫的就是橡膠樹。詩人讚頌它以白色的血液滋養人類社會，讚頌它的無私的貢獻與堅強的生命力，但又爲它之最後不能逃過被推土機吞滅的命運而嘆息。在這首詩中，血樹不僅是橡膠樹的象徵，也代表掙扎在膠園生活線上的割膠工人，這首詩在語言上并不怎麼成功，但藝術上卻創造了一個受創與帶血的生動形象。

1978年他寫了《母親和我數著橡樹》，作者在詩中透露了膠農家庭出身的詩人童年母子兩代與橡樹命運相同相依爲命的密切關係：“切切切／母親在橡樹身上切下傷痕／生活在母親身上切下傷痕／橡樹／每天流下一杯杯乳白／母親和我知道它的痛苦／橡樹也知道／我們的痛苦”。

明顯的，這種的傷痕和痛苦正是血樹這個意象的伸延。

詩人這種出自於自身生活乃至生命感受的揮不去的內心創痛，在1980年寫的《落葉的林間》中，又藉落葉後的膠林的荒涼景像加以表達：“久旱　河已乾／百草枯槁／而膠工汗濕盈袖／橡樹的乳汁／依然不斷流／雖然它們只剩下千條／空虛的手臂”。

80年他還有一首詩《橡樹密植的港灣》，刊載於《新加坡文藝》，詩分兩部份，相對獨立。首部份直喻自己是橡樹：“每年／我頂一季漫漫的乾旱／聽不到一丁點雨滴”。次部份寫詩人“誤把破舊的小舟／撐入了這橡樹密植的港灣”，轉眼二十年，如今想要離開，卻發覺“篙已折／舟已擱淺”命運注定他終身與橡樹爲伍。

87年作者寫了《橡膠樹》，說它使世界受惠，卻“把滿身刀痕的痛苦留給自己”。

同年，又寫了《落葉飄飛也是一種流浪》，訴說以前在膠林裡常埋怨膠葉命賤，飄零後被人踐踏，但走出膠林後在社會上，詩人才發現原來自己也是落葉。“原來落葉飄飛／也是一種流浪／微微一陣／就決定了／我痛苦的終身”。

87年的這兩首詩，作者已經把自己的生命與橡樹融合在一起，（從樹身整體以至樹葉）賦予了血樹這一意象以更豐富與深刻的悲愴意識。

是的，作者在自身坎坷的經歷的感受中，已經成了血樹的化身。90年他寫的《橡樹》，副題乾脆注明“給自己”：“強忍著眼淚與痛苦／在自己臂腿上／開刀／在鮮血與傷痕中／度日／……／從沒有一種樹／如橡樹／負傷累累　歷盡滄桑”。

膠林生活的傷痕，對一個詩人的創作，影響竟如此之深。作者從對膠樹這一客體形象的吟詠，逐步深化爲對個人生命的悲歌，使血樹這一形體逐漸由一般的藝術形象發展爲具有人類的悲愴意識的意象。這一變化的過程，不僅顯現了詩人生命的際遇，也展示了作者作爲一個詩人的藝術實踐與詩藝成長由自發階段過渡到自覺階段的過程之軌跡。在大馬文壇中，我想很難找到第二位像冰谷這樣與橡膠樹有如此血脈相連的詩人了。

但詩人也并不只在吟詠個人生命的悲哀與無奈而已，他是將它提升爲對人類的同情與關懷。也是在90年，作者在報上聞悉大馬種植人協會經十多年的努力後，仍在繼續與生產人公會進行談判，以爭取膠工月薪，便寫了《一片小小的橡葉》，詩中寫道：“小小橡葉淡淡的青／就像小三美那張枯槁的臉色／歲月印在三美母親額上的輪紋／一如橡樹縱橫浮凸的脈胳”。

這首詩表達了作者對我國印籍膠工的不平遭遇的無限同情。

寫到這裡，你也許會認爲詩人一定是個很悲觀的人。其實不然。我上面只就他的以橡樹爲題材的詩，談談詩中所表現的生命的悲愴意識。他在這本詩集中還有不少對時間與生命問題思考與詮釋的佳作，其中雖有無奈，但也不乏積極與進取，樂觀與奮發的，這裡我就不多談了。我只以他的另一首也是以植物爲題材的《木棉樹》爲例，說明他的悲愴意識并非悲觀，恰恰是對不幸命運的不屈的抗衡。我就以此詩作爲本文的結束吧：

一朵，一朵
雪白的
雲
開在
　枝梢上

木棉樹
光禿禿地
讓
枝梢上的
雲，受烈日的熬晒而
燦爛

1993/8/18深夜 古晉 葛園

《血樹》後記

◎冰　谷

由1990年到今年7月，不多不少，剛好是三年，我在沙巴遠山近樹的環境中渡過了千多個日子；清風明月，晚霞朝露，都在不經意下悄然飄逝。

時間的倥傯，不只使我覺得恐懼，同時也撩起我絲絲的無奈！

沙巴！這個與砂撈越合稱東馬的大馬國土，幅員遼闊兼土地肥沃，然而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卻是個荒涼、偏僻的落後之邦。

但，來到沙巴，三年來我沒有後悔過，失望過，更不因蟄居叢林，遠離鬧市而耿耿於懷。反而是，三年來白天沉埋於工作裡，孤寂完全沒有機會觸及我；晚上挑燈開卷，寫詩或與朋友通通訊，使我的心靈落入前所未有的充實和豐盈。

過去在西馬，大部份的日子雖然過得相當舒適優閒，但卻顯得散漫而疏懶。這本詩集無疑可以作爲自己寫作歷程的注點。從1977年到1990年，13年悠長的歲月，彙集成書的習作只有這些——不到50首短詩，而其中83、84、85及88整整4年，似乎交了白卷，能不汗顏？

山中的日子，在某些程度上容或過得比較艱苦，工作和環境也確實更挑戰性，但早睡早起，規律化的種植生活，鮮受城鎮現代文明的諸多干擾，我可以在俗務以外靜靜思考，專注於文藝上的追尋和探索。

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將過去發表在報刊雜誌上的詩作整理成册，於1990年中出版了《西貢，呵西貢》，其餘的就收集成這本《血樹》。來沙巴後寫成的習作，得另等機會了。於短短的兩年間能把這本詩付梓，是我幾十年來投向文藝旅途上一個意想不到的回酬；這同時也證明了，萬里投荒的這段山居歲月，實際上過得比城鎮更具色彩、更富意義。更堪珍惜與回味！

感謝周粲、吳岸、韓彪三位先生，爲本詩集作序和設計封面。周、吳都是文壇上的健將，他們的作品除在新、馬兩地之外也同時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譽，迄今仍然創作不輟。他們在序言中給我不少指點與鼓勵，使我獲益良多。韓彪先生是我舊日同窗，二十多年不見，再次交往時他的畫作已在藝壇界閃爍光芒。他的封面使本詩集添加不少色彩。

出版文藝書籍是無利可圖的。新詩更然。大馬華文作協資助習作出版，謹此衷誠致謝。此外，在印刷方面獲得李商業印務有限公司的董事經理李桂冬小姐諸多協助，使詩集順利如期面世，也一併在此深表謝意。

1993 / 7/23於沙巴油棕可可園

詩人要做時代的縴夫

◎雲　鵬

當今的時代，原本已不屬於一個詩歌藝術創作輝煌和繁榮的黃金時節。但也許是詩人的桂冠尚且還有存在幾分誘人的光彩；也許是由於人們在快節奏的商業社會裡，無暇從事更爲沈重的其他文體創作，繼而轉向筆墨相對簡潔凝煉的現代詩體裁，終於使長期以來樸素莊嚴且自視清高的詩壇呈現出良莠參差、雀鳥喧騰的混亂局面，自命“詩人”者大大超越了讀者人數的總和。俯身靜觀，但見旌旗招展，流派紛呈，好不熱鬧。一些成熟或不成熟或極不成熟的詩人，便趁機將自己圈圍在匆忙界定的圈子裡追風附雅，無病呻吟，慢慢將自己的創作視野孤立起來，走上一條與大衆心理南轅北轍的背離道路，從而使詩壇的局面一天比一天難堪，掩蓋了許多詩作中較爲精華的部份，讓眞正對人類對時代默默承擔起社會責任的詩人們再次擔起沈重背負，尷尬地苦行於擁擠的狹谷而左右維艱，倍感眼前的道路越來越窄。

這種令人痛心的嚴酷現實一經出現，日益使現代詩自身的藝術價值和推動社會進程的戰鼓號角地位從一個較高的基點摔向低谷，詩人的命運變得一下子黯淡無光，現代詩也幾乎成了“嬉皮”的代名詞。過去曾經活躍一時的詩評界人士都逐漸啞然了，相繼擺出冷眼旁觀的態式。面對這種悲哀結局，較多潛心於詩創作發展的老中青詩人痛心疾首，頓足長嘆，用萬般無奈的眼光關注著詩創作之舟終將漂往何處。

細究現代詩作品遠離讀者的根源，竊以爲原因不外有三：

首先是出自於權威導向的疏陋。詩歌藝術歷經了漫長的發展時期，她的歷史幾乎可以等同於語言時代一樣悠久，在其發展完善的過程中，曾經過數次巨大的革命，這些推陳出新的變革爲詩越來越大衆化鋪墊了軌道。尤其是在烽火不息的年代，詩一直作爲佔領人們潛意識的思想武器，顯示出較大的威力與作用。而在和平年代，一些曾爲現代詩發展作出過傑出貢獻的詩壇權威幾乎忘卻了普羅米修斯的苦難之劫，高枕無憂地躺在紛沓而至的榮譽與崇拜之上，被瑣碎的生活情調磨棄了對整個社會人類“大我”意識的歷史重任，陷入不能自拔的個人情感渲洩。在他們的引領下，效

仿之氣尉然成風，怨怨艾艾的作品逐漸充斥詩壇，眞正能夠激人奮進、引人向善的作品數量每況愈下，無形中與讀者群體之間拉大了距離。

其次是對歐美作品的盲目模仿。客觀地說，歐美作品對於現代詩的發展確實起著至關重要的先導作用，如果當今的詩人們都能夠批判性地學習和接受歐美詩作中優秀的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取其所長，克己之短，這對於現代詩的發展可謂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但所憾的是理想與現實往往難予統一到同一基準線上，縱觀世界華文詩壇，爲數不少的詩界中人卻偏偏是在不加消化地刻意效仿歐美詩風，擺出一副“無洋不成詩”的架式來，忽視了自己的國情與文化根基，也忽視了自己面對的讀者尚不可能花很大的氣力去弄懂弄清不一定非要明白不可的生僻字眼和詭異意象。盲目的照搬照套是使衆多詩人生疏讀者的一個不可圓說的方面，也是多年來詩人們長呼短吁詩人是“專門”的詩人，讀者是“專門”的讀者的某種癥結所在。

再次就是詩人的平均創作水準日趨低下。詩本應是較之其他文學創作體裁標準更高，對素質要求更爲嚴格的一種文體，不僅要求詩作者具有廣博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學功底，而且要求詩作者更加具有靈氣和對生活的細緻把握。而時下我們所面對的形勢恰好相反，不少“詩人”是因乏才於其他文種的創作才守耕詩園的，其中消遣娛樂者有之，胡發囈語者有之，急功近利者有之。抱著各種各樣創作態度的人都同時擠到了現代詩這座獨木橋上，無疑要將現代詩的藝術品位大打折扣。還有的中青年詩人，對現代詩的理論修養尚處於不知其然的階段，便高舉“先鋒主義”大旗招搖過市，狂噪一時。內涵深厚的實力詩人們不得已忍受著現代詩藝倍遭蹂躪的悲憫，卻祇得聽命於迎面撲來的塵埃所肆意掩埋，眼看著束手待斃的命運而無力回天。

無論導至現代詩遠離讀者的因素還有多少，大概起碼一個最爲關鍵的缺憾，還在於現代詩中較少出現易於誦讀，且能引起大衆思想共鳴的上乘作品。現代人類尚處於一個疲於奔命的時代，每人心中都存有訴說不盡的悲喜愁樂，在強大的社會負擔壓力下，儘管偶爾也有人會爲文學作品與自己同病相憐的命運陳訴而擊節，但又衆眞正需要填充的精神食糧，主要還是那些呼喚至眞至誠，揭示生命存在價值，感召直面對待生活的勇氣，以及具有濃烈愛國愛家意識的作品，特別是詩，沒有情節的連續性和形體的觀賞性，只能通過形象思維和情感渲瀉來與讀者進行心靈溝通，更應處理好自我與大衆兩者之間的關係。

現代詩如何才能擺脫眼前困境，重新走回大衆心中，最爲迫切的一條是要求詩人們能夠自覺地牢固樹立起社會責任感，將歷史的綆索自負在肩上。一方面，詩人要以比常人破碎十倍乃至百倍的心去生活、去體驗未知。另一方面，詩人要時刻鼓足勇氣，走在歷史的最前列，用自己對時代、對歷史的感悟去鼓舞和啓發大衆，在與大衆思想情感默契交流的過程中，呼喚起對美好事物嚮往和對美好生活憧憬的潛在意識。誠如，台灣著名詩人兼詩論家朱學恕先生在專論《論人活著需要詩》一文中所言，詩人之所以能夠成爲“不朽的詩人”，應“有廣大的愛心，天人合一的精神，犧牲奉獻的心願，淡泊名利的慾念，想爲社會人群服務，爲人間不平唱鳴。”（台灣《大海洋》第39期）。只有這樣，才能重新找回失去的讀者，也才有利於詩創技藝的發展與完臻。

以上是雲鵬個人就當今詩壇現狀一點粗淺的體味，限於自身素質修養及認知水準，加之年輕浮躁和視野狹窄，難免失之偏頗乃至本末倒置，誠懇希望詩界同仁批評教正。

1993/2/7於魯甸逸陽居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爲仝人性質，不設稿酬，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並註明眞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狄奧多爾・雷斯凱(Theodore Roethke)

——美國詩壇一位沒有被歌頌的詩人

◎劉耀中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從創國拓荒之始，便是充滿了複雜和多變的文化、科學和工業技術。本世紀初，美國文壇開始出現學院化，試圖將文化和科學納入正規和統一化。

中國人研究美國的文學比研究歐洲的文學要遲些，迄今仍處未探索階段。我們不應該局限在閱讀作品——重要的詩人或作家的作品，應該擴大我們的視野，研究美國的民族特性、文化背景，以洞悉一個多姿多采的新人群。只有“人”才是最穩定的眞實。

雷斯凱（1908-1963）的父親終生以養花爲業，他擁有25英畝的花圃，向底特律市批發各種鮮花。他的祖父曾在法國俾斯麥首相手下任要職。俾斯麥倒台後，1870年遷居美國，自此之後，該家族便以名人之後和栽育名花引以自豪。雷斯凱雖在巨大的玻璃溫室中長大，卻也受到克苦耐勞的品質的熏陶。那個富有詩情畫意的溫室，天堂般的境地便成爲他後來詩中所用的象徵：一個人造的伊甸園——天堂的象徵，人失去了它，便失去了歡樂。

關於雷斯凱的傳記只有一個小册子。他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後來兼學於兩個高等學府：密西根和哈佛。他對日爾曼移民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很不滿，故研習文學。在他畢業時，美國正處於經濟蕭條（20-30年代），謀職困難，而他讀書時的教授大多是盎格魯・薩克遜裔的美國人加之他個性過於內向，交友不廣，只找到了一個教書的職業。這種工作收入低，又很單調、艱難，并且很不固定。由於長久的心情壓抑，1933年，他患了神經病，住進醫院一個時期。病愈後繼續執教，并開始寫詩。直到1953年他才結婚，妻子也是身體虛弱。1954年，他獲得普列沙獎（Pulitzer Prize），1958年獲得布列根獎（Bollingen Priz e）。盡管因此他在詩壇基本穩固了自己的地位，卻不是一個十分走時的詩人，未見有許多人爲他捧場。晚年時於美國西部華盛頓州執教，1963年去世。

雷氏的第一部詩集《歡迎來賓之家》（Open House 1941）也是詩人的代表作，是一部表達他內心的苦悶的詩集，他傾訴著與社會與人的搏鬥的痛苦和表白自己的清白：

這是他，一個粗野的漢子，
一個厭惡萬事的漢子。
請看那肉衣合一的形骸——
縫製在骨骼上的飛舞的衣片，
是骷髏僅有的掩蓋，
那既非皮又非毛的衣服
是邪惡與絕望的虛掩。
雙手和眼睛被親吻過了，
面紗早已被侵犯，
天曉得這正是我的不堪。
我眞恨這件皮衣，
充滿褻瀆的野蠻的血液，
還有我的殘缺不全的身體的碎片。
我的良知的虛僞外象
於是
我可以毫無顧忌地沉睡昏昏，
成了一個
最血腥最鄙俗的鬼魂！

皮衣之鬼舞（Epidermal Macabre）

詩中描繪了一個失敗者和受傷的靈魂，充滿了壓抑和沉悶，但卻是詩人在思想和人格的成熟的體現，也是他在精神上對父親的栽花事業的繼承。該詩也是對美國蕭條時期的人們的悲觀與怨恨的隱喻，急驟發展美國工業造就了底特律之類的大城市，已經令人厭倦，是向西部發展的時候了。

雷氏的形象是一只金髮綠眼的野獸，重一百六十二英磅，高六英呎二吋，雖儀表堂堂，卻是充滿了失望和苦惱，掙扎在只能容納一張桌子和書堆的小房子裡，高雅的職業，低廉的工資，生活潦倒而混亂，唯一的樂園是家中的花園。

他是一位多產的詩人，但是創作的生涯卻是屢經坎坷。早期的詩集出版量不大，後來一位舊書店的經理發現了這位詩才，送到一個學院去再版，遂引起《紐約客》詩歌評論家路易絲・鮑根（Louise Bogan）的注意，對他的詩給予很高的評價，使雷斯凱的自我找到了歸宿，那也是一線希望的曙光。當時作爲一個英文教員必要有著作發表方可升遷，但英文教員多如牛毛，成千上萬的垂死的生靈在超工業的美國掙扎，升遷談何容易，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文化在尋找自身的出路，試圖擺脫歐洲文化的陰影，急於跨越歐美之間的文化鴻溝，卻又面臨失去文化淵源的恐佈，於是在文化界流行著一種瘟疫般的頹廢、徬惶以至精神失去平衡，一種被抑制的瘋狂。

雷斯凱就在這樣的環境和無盡的失業痛苦中掙扎。他曾試圖寫一些沉溺於肉慾的享樂主義的愛情詩，但是美國人際關係的淡漠與人與人的相互隔絕，相互的眞情感受和肉體的幸福感都幾乎化爲烏有，餘下的只有罪惡感，在歷史的注視下，美國的社會本質終會得到裁決。在雷斯凱的詩中，他也著意探尋美國原始的天眞氣，因爲現存的天眞已不復天眞，已變成社會的集體錯誤，一個工業和消費國家只帶給人們焦慮。這探尋的傾向是一種懷舊思想，是對拓荒時代的美國精神的追戀，其實只是一種茫然的擬想，它已一去不復返了。

美國的憲法判給美國公衆以自由，但現實中卻無法找到眞正的自由，在法庭的判決書上也找不到。

與雷氏同期的詩人如龐德，艾略特都能如實地表達他們所看到的眞實的矛盾世界。雷斯凱卻是無論怎樣精通英文，也不可能表達他的內心的眞實，讀者未能懂得他的痛苦。在一個平庸的大衆文化中解脫出來，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他的感情在詩中一泄而出，奔流四放，卻如同墜入渾沉的時與空的汪洋大海，永無息止地徒然掙扎著。他的藝術是波浪式的像的湧現，不斷地出新，唯有感受到“人”，便有了眞正的自由。1948年，他出版了《失去的兒子及其他詩作》（The Lost Son and Other Poems），1964年《荒野》（The Far Field）

1963年夏天，雷斯凱死於游泳池中，醫生說是心臟病所至。他死後沒有重要作品垂名於世。在他去世的前幾天曾有人對他說懺悔派詩人羅伯特·婁懷爾（Robert Lowell）是當今最偉大的詩人，他聽後十分氣憤甚覺不公，卻未反駁。雷氏是具有日爾曼高貴血統的德國浪漫派詩人，先於雷氏的愛默生（Emerson）和索洛（Thorean）也是浪漫派和自然主義詩人，但他們都受到工業發展的打擊，到雷氏時期，陷於歇斯底里的病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十年代，美國曾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操縱世界，但到了六十年代，這個地位發生動搖，雷氏等浪漫派詩人是預感到這一現實的先知者。而懺悔派詩人在這時更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由於缺乏文化傳統，僅靠原始的天眞和開拓精神不足以維持其領導地位，他們著力於描繪與抨擊美國的拜金主義和社會罪惡，他們的現實主義態度使他們超於浪漫派。在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已成爲歷史的今天，隨著八十年代的逝去，回顧雷凱斯一代詩人和懺悔派，是研究現代美國文化、心理的歷史所必須的。

朱冶華整理

倫敦大學舉辦
顧城、謝燁紀念展覽

【本刊倫敦訊】二星期前身亡的詩人顧城、謝燁夫婦作品於1993年10月23日下午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展出。顧謝二人曾二次作爲倫大客人來英國，在此處朋友讀者甚多。從獲悉顧謝二人悲劇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東亞系即開始籌備這次展覽，半個月之中，先後得到居住不同國家的顧謝生前好友萬之、顧曉陽、王渝、工藤明美、孔慧怡（Eve Hung）、方晴以及在英國的凱吉安（John Cayley）、愛華（Harriert Evans）、曲磊磊、喬林、胡冬、柳揚、劉洪彬、吳呂南等人支持。展覽展出二人的出版物、照片、手稿、字畫、信件、報刊雜誌有關報導及悲劇發生後中外報紙雜誌的各種反應，還有一些尚未發表的手稿，其中包括謝燁的小說《你叫小木耳》、詩集《雷米的詩》，顧城尚未全部發表的長文《沒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學綱要》。知名學者謝冕、樂黛雲發來唁函表示自己的哀痛。大陸著名作家史鐵生、徐曉、莫言、陳染、格非打來傳眞唁信。老詩人沙鷗、邵燕祥和鄭敏寫來令人感動的悼念詩文。來信的還有北京詩人王燕生、劉自立、林莽、唐曉渡、鄔靜之、李小雨、崔衛平、姜詩元、田曉青、谷一海、葦岸、在美國的詩人陳銘華、廣州的作家憶瀉等。

該展覽由東亞系教師趙毅衡博士（Henry Zhao）、貝莉博士（Alisn Bailey）組織，由顧謝生前好友、居英作家虹影負責收集展出作品。參觀者極爲踴躍，由於展品蒐集極爲豐富，很多人在展品中流連三個小時。英國BBC等新聞媒介也來現場採訪報導此展覽。

展覽會著重於慶祝二位詩人一生的成就，強調對作家最好的紀念是重讀他們的作品。這樣，哀悼他們的悲劇死亡，就具有正面的意義。

展覽會以義售顧謝藝術品複印件方式募捐了一筆錢匯給奧克顧謝後事基金會。

〈虹供稿1993/10/28〉

【又訊】顧城、謝燁夫婦遺下一子，年僅五歲，名木耳。如有詩友願意給木耳以人道援助，請將善款寄給新西蘭顧城的姐姐顧鄉（Xiang Gu），地址如下：

110 Wharf Rd. Ostand
Waiheke Island Auckland
New Zealand

英國劍橋華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
《華人春秋》《華人詩刊》稿約

一．《華人春秋》和《華人詩刊》是由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英國劍橋IBC 世界文學研究院，英國華人作家協會聯合在英國政府註册的“英國劍橋華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註册登記證號碼：2843443）的刊物，用中英兩種文字編輯出版。發表詩、詩論、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影視劇本、名人專記、企業介紹和招商專版。

二．《華人春秋》和《華人詩刊》向世界介紹中國和海外華人文學，介紹中國和海外華人的創業精神與業績，促進海內外華人之間，華人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和友誼。

三．《華人春秋》、《華人詩刊》和該公司的其他出版物一樣，將存放於聯合國圖書館，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國會圖書館，以及世界的著名大學等圖書館。

四．《華人春秋》、《華人詩刊》在世界二十四個大城市的書店和世界三十多家華人文化、商會設立了發行代理處。

五．《華人春秋》、《華人詩刊》在發表文學作品的同時，設有“世界華人精英”、“世界華人企業家”、“中國著名企業”、“中國開發區介紹”、“中國招商”等專欄。

六．遵照世界慣例，對以上專欄介紹文章實行有償服務，其標準是16開每頁彩版二百英磅（折合人民幣二千元），黑白版一百五十英磅，照片、文字都歡迎。

（英國劍橋華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稿）

心水詩集《溫柔》獲獎

澳華作家協會中文秘書心水詩集《溫柔》，參加台北今年度華文著作獎比賽，經學者專家評審結果，獲選爲佳作。

該書集由美國洛杉磯新大陸詩社印行，列爲該社《新大陸叢書》之二。心水前著長篇小說《沉城驚夢》，亦曾獲台北頒發獎金及獎狀。

徵稿信摘要
《中國大陸海外作家文叢》

在當今世界不少國家都有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詩人和作家，歲月的銷蝕與異域的生活難以割斷他們同祖國的文化臍帶，不同膚色、不同傳統、不同文化間的接觸和撞擊更加生發出他們創作的靈感。可以預見到，這部份產生於海外的文學作品豐富著中國當代文學，並將對其具有積極的影響。

爲了讓國內外文化界和廣大讀者更好地了解這些中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做必要的文化積累，作家出版編輯部擬選編一套《中國大陸海外作家文叢》，分爲：詩卷、散文卷、小說卷。稿件要求是發表過、到海外之後創作的，請寄複印件，但不排斥手稿。只要是能代表目前創作水平的稿件。小說卷所選作品以中篇爲主，除較優秀的中篇小說外，字數不宜超過一萬五千。並附近照及三百字的個人小傳。

出版社以贈送樣書代替稿酬。來信來稿請寄：

Dr. Y.H. Zhao
Dept. of Far Eas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WC1H OXG U.K
Tel: 081-540-6099 (h) 071-637-2388 (w)
Fax: 071-436-3844

〔洛杉磯訊〕由費城來的詩人秋原已定居洛縣，現從事社區工作，關心社區事務的朋友可和他聯絡：Mr. Nguyen K. Huynh 黃紀原
East/West Community Partnership
300 W. Sunset Blvd. LA , CA 90012
Tel : (213) 625-7705 Fax : (213) 625-7625
or: China Town Service Center
Counseling Dept.
Tel : (213) 680-9955 Ext.308
Fax : (213) 680-9427

〔三藩市訊〕此間華裔詩人劉荒田榮獲今年大陸舉辦的臨工獎大賽二等獎。劉荒田已出版有詩集《北美洲的天空》等，也是新大陸的基本作者之一。

詩刊推介：

創 世 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 197巷10號5樓
現 代詩：社長梅新・台灣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76號12樓之2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 14-57 號信箱
笠 詩 刊：白萩主編・台灣台中市崇德路一段 85號
台灣詩學季刊：社長向明・台灣台北市郵政 53-840 號信箱
新　　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詩雙月刊：王偉明主編・香港西營盤郵政信箱 50431號
華夏詩報：野曼、向明、陳紹偉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 211號
夢的方向：汪祖義總編・中國安徽馬鞍山市雨山雨田村8棟307號 郵編：243011
青少年詩報：曾冬主編・中國湖南新化移民辦內 417600
新大陸詩報：緒楓主編・中國內蒙庫倫水泥廠學院 028200
龍人詩報：戈仁主編・中國廣東惠州市中山東路惠陽縣圖書館 郵編：516014
現代詩評報：丁正貴總編・中國南京小市街13-1號 郵編：210037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N.Y.NY 10013-0418

※ 編後隨筆 ※

這一期的特刊終於編完，原來計劃增加篇幅至50頁，但終於要增至60頁才能滿足自己的標準，而一些比較遲來的稿件還不免要留到下一期！另外爲了按時出版，錯漏恐怕難免。三年，不論對於人，或對於一份詩刊，其實都仍處於起步的階段，感謝大家對這份年輕刊物的愛護！也盼我們若有不足、不善之處，能多所包容和提出寶貴的意見。

回顧的時候，發覺今後詩刊要努力的目標正是像這期一樣：充實的內容，足夠的篇幅。除了相當的評論文章，也有譯詩，此外創作的多樣化等等。只是爲了這一期的特刊——既要保證質量，又要增加篇幅，最重要的是按期出版——在業餘的情況下，我們的確已經弄得筋疲力盡了。一方面慶幸，這只是偶一爲之的事；另方面卻也禁不住遺憾，爲什麼我們不能每一期都這樣做呢？

事實上，這份詩刊參加耕耘的人雖相當多，無奈大多也爲生活奔波，能在經濟上提供幫助的，已誠屬不易。要能於百忙中，再抽出時間，爲詩刊效力，的確是奢望。所以在慶祝三週年的同時，我們除了要對長期支持的成員、作者、讀者等表示衷心的感激外，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有更多的人願意參加詩刊的實際工作。這樣一來，我們每一期都能這樣充實的出版，向更大的目標發展。這才是我們慶祝三週年的眞正意義。

推展海外華文詩運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